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五

故玄酒在室醴醖在戶粢醖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祀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鄭氏曰此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也粢讀為齊

聲之誤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醴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醖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奠之不同處重古略近也祝祝為主人饗神之辭也嘏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祜福也福之言備也

孔氏曰一祭之中凡有兩節上節是薦上古中古下節是薦今世之食此一節總論今世祭祀饌具因於古昔所供之物并酒所陳之處及獲福之義玄酒水也色黑謂之玄

五音字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一

通志堂王貞

大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以今雖有五齊三酒貴重古物故陳設室內而近北也醴謂醴齊醖謂盎齊以其後世所為賤之陳列雖在室內稍南近戶也粢醖卑故又南近戶而在堂澄謂沈齊酒謂三酒事酒昔酒清酒又卑故在堂下案爾雅粢稷也作酒用黍不用稷故鄭知粢當為齊引周禮五齊酒正文也鄭註云泛者成而淳淳泛然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醖者成而紅赤沈者成而滓沈酒正醴醖之間有盎此醴醖之間有醖又周禮盎齊之下有沈齊此醖齊之下有澄齊故云醖與盎澄與沈同物也陳其犧牲者謂將祭之夕省牲之時及祭日之旦迎牲而入麗於碑案特牲禮陳鼎于門外北面獸在鼎南東首牲在獸西南上北首其天子諸侯夕省牲之時亦陳於廟門外橫行西上備其鼎俎者以牲煮

於鑊鑊在廟門之外鼎隨鑊設各陳於鑊西取牲體以實其鼎舉鼎而入設於阼階下南北陳之俎設於鼎西以次載於俎也案少牢陳鼎于廟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又云鼎入陳于東方堂序西面北上俎皆設于鼎西是也列其琴瑟者琴瑟在堂而登歌書云搏拊琴瑟以詠是也管磬鍾鼓堂下之樂書云下管鼗鼓笙鏞以間是也其歌鍾歌磬亦在堂下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亡親謂之先祖皇氏等云上神天神也祭統曰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是以正君臣也又云尸南面父北面而事之是以篤父子也又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特性云主人洗爵獻長兄弟衆兄弟是以睦兄弟也又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是以齊上下也禮器云君在阼夫人在房及特牲夫婦交相致爵是夫婦有所也言行

上事得所則承受天之祐福也此玄酒至合享皆是今世祭祀之禮醴醢犧牲之屬是饌具也玄酒醴醢是所因於古也從玄酒以下至先祖以上是事也以正君臣至承天之祐是義也故鄭註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

長樂劉氏曰三酒雖美而玄酒爲先八音雖縣而人聲爲重黼黻雖麗而大裘爲尊籩豆雖陳而瓦缶爲尚示不忘本也天之正氣四時也地之正氣五行也人之正氣五常也三者形質雖殊本同一氣唯聖人爲能用中以合三才之德是以四時和者天之祐也五行遂者地之祐也五常順者民之祐也非用五禮以事三才則其福順莫得而致矣禮用於上而下民莫不承天之祐其致如此可不務乎長樂陳氏曰道之精常幽玄而淡薄道之粗常明著而精美精則常貴而尊粗則常賤而卑先王於名數之間而未

嘗不寓之以道德之意此玄酒所以在室醴醎所以在戶
案所以在堂澄所以在下也蓋玄酒則水也而陳之在室
則室者幽之所而且尊也醴醎漸至於致味故用之於朝
踐陳之於戶則戶者幽明之中而尊卑之際也粢醲則醴
齊是也用之於饋食而陳之於堂堂者明之所而漸卑也
澄酒則清酒是也而用之於尸卒食之三獻故陳之於下
下者明之尤著而且卑也昔先王之於鬼神以神道事之
則以五齊以人道事之則以三酒犧牲所以致其養琴瑟
鐘鼓所以致其樂祀報所以致其文此固足以降上神與
先祖也然上神先祖之降在彼而天祐之承在我在彼者
以禮物之所備在我者以禮教之所成故必正君臣篤父
子睦兄弟齊上下以至於夫婦有所也 又禮書曰經有
言一齊者禮器曰夫人薦盎祭統宗婦執盎從祭義夫人
奠盎是也有言一齊者醴齊縮酌盎齊沉酌是也有言三
齊者坊記醴酒三齊粢醲在堂澄酒在下是也有言四齊
者此經玄酒醴醎粢醲澄酒是也有言五齊者酒正五齊
實八尊是也天子無一齊諸侯無五齊二齊者天子之時
祭一齊者諸侯之時祭宗廟之小祭也自其上而言之又
有中焉則記之三齊者宗廟之祫祭也祫祭中祭也自其
下而言之又有大焉則記之四齊者宗廟之禘祭也夫禘
也祫也四時也人鬼而已自其上而言又有神示焉則周
官五齊者天地社稷之事也且天子祭天地而諸侯則社
稷而已天子禘其祖之所自出而諸侯則大祖而已天子
祫羣廟之主而大夫士及其高祖則諸侯之祫亦可知也
故時祭一齊而祫二齊禘祫三齊社稷四齊是皆可以類
而推也 又樂書曰先王作樂莫不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

音故列琴瑟於南列管於東列磬於西北列鍾於西列鼓於北所以正其位也然琴瑟絲音也與瓦同於尚宮管竹音也與匏同於利制鼓革音也與木同於一磬磬石音也鍾金音也故舉絲以見瓦舉竹以見匏舉革以見木而五聲八音具矣

嚴陵方氏曰以室對戶室者戶之內戶者室之外也以堂對下則堂者階之上階者堂之下也禮器曰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又曰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坊記曰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則四者之內外上下蓋可見矣致其味者於道爲遠寡於味者於道爲近醴醢雖有味其味寡矣則在戶者以由戶而內爲近故也黍稷其味淺致矣則在堂者以自堂而下爲遠故也禮器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蓋遠人者於道爲近也先王所貴者在道而已故言於

初朔之後以明後世之禮雖漸致其文亦未嘗不貴其本焉於玄於澄皆曰酒者以見始終之所言皆酒而已故坊記則通謂之酒也別而言之則有齊酒之名合而言之齊亦酒而已故周官以掌之於酒正焉犧牲必割而肆之故曰陳鼎有牛羊之異用俎有捋巖之異名然不一也故曰備琴瑟管磬鍾鼓陳之各有序故曰列以降上神大司樂所謂天神皆降是矣先祖人鬼亦得名曰降者則與詩言三后在天同意

延平周氏曰玄爲道之本而水爲齊酒之本故玄酒在室貴本也醴醢醴言其齊醢言其器郊特牲曰醢酒沈于清是盎齊亦用饒也齊有五而所陳之處止於三者蓋言醴以見盎澄即沈齊也蓋沈者在下則澄者在上言澄酒則知清酒在下昔酒在堂事酒在戶此言醴醢在戶坊記言

醴酒在室何也在戶非戶外也乃在室之戶也有齊酒犧
牲鍾鼓祝嘏則固足以降上神之與先祖然必待正君臣
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夫婦有所而後可以承天之祐者
以備物盡禮爲不足以承天而所可承天者先脩人事而
已矣

馬氏曰犧牲者鼎俎之實鼎俎者犧牲之寓犧牲之未殺
故言陳鼎俎之未實故言備祭祀之樂其類非一故言列
祝者代子之辭以告孝於其父嘏者代父之辭以告慈於
其子二者各有其職故言脩自玄酒在室推而詳之至於
脩其祝嘏所以降上神與其先祖者其禮備矣備禮然後
能承祭之本亦敬之本也故十倫之義見於其間祭祀不
祈者言承天之祐也

海陵查氏曰陳其犧牲至承天之祐於時未祭也知其必
受福爾作其祝嘏至是謂合莫蓋當朝踐之節退而合享

臣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五

通志堂
甘世明

以下蓋當饋食之節

橫渠張氏曰承天之祐順理則是承天祐順也

山陰陸氏曰此猶未祭也見端而以爲承天之祐非早計
也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蓋似之矣易曰觀盥而
不薦有孚顒若當此節故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
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
利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穀與其越席疏
布以冪衣其幹帛醴醑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
魂魄是謂合莫

鄭氏曰此謂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周禮祝號有六一曰神
號二曰鬼號三曰祇號四曰牲號五曰齋號六曰幣號號

者所以尊神顯物也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以法於大古也孰其穀謂體解而爛之此以下皆所以法於中古也越席翦蒲也冪覆尊也澣帛練染以爲祭服嘉樂也莫虛無也孝經說曰上通無莫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祀上節用上古中古之法玄酒血毛腥俎是用上古也孰其穀以下用中古也案周禮大祝辨六號註神號若昊天上帝鬼號若皇祖伯其祇號若后土地祇牲號若牛曰一元大武盞號若稷曰明粢幣號若幣曰量幣神鬼祇是尊神性盞幣是顯物謂造此美號之辭祝史稱之以告鬼神故云作其祝號也玄酒以祭者謂朝踐之時設此玄酒於五齊之上以致祭鬼神所以重古其實不用以祭薦其血毛者亦朝踐時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於室也腥其俎者亦謂朝踐時既殺牲以俎盛肉進於

尸前也案士喪禮小斂之奠載牲體兩髀兩肩兩肱并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解註云豚解解前後脰脊脇而已是豚解七體也案特牲少牢以薦孰爲始之時皆體解無豚解以無朝踐薦腥故也其天子諸侯既有朝踐薦腥故知腥其俎爲豚解孰其穀爲體解而爛之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於俎以進神者是也案特牲九體有一臂二膾三肫四胙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少牢則十一體加以脰脊代脅爲十一體也是分豚爲體解此孰其穀謂體解訖以湯爛之不全孰次於腥而薦之堂故祭義曰爛祭祭腥而退是也此腥以法上古爛法中古也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皆謂祭初之時越席謂蒲席疏布謂麤布若依周禮越席疏布是祭天之物此云君與夫人則宗廟之禮此蓋記者雜陳夏殷諸侯之禮故雖宗

廟而或用鄭註澣帛練染以爲祭服亦異代禮周禮則先染絲乃織成爲衣故玉藻云士不衣織醴醲以獻者朝踐之時用醴饋食之時用醲燔炙謂燔肉炙肝案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則此君薦之用炙夫人薦用燔是也詩楚茨云或燔或炙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人獻是君與夫人交錯而獻也設此在上祭禮所以嘉善死者魂魄而神來歆饗是生者合於虛無寂莫也但禮運之作因魯之失禮孔子乃爲廣陳天子諸侯之事及五帝三王之道其言雜亂或先或後其文不次舉其大綱不可以一代定其法制不可以一槩正其先後若審此理則無所疑惑

嚴陵方氏曰上言脩其祝嘏未見其所以爲號故此言作其祝號上言玄酒在室醴醲在戶未見其所以爲用故此

言玄酒以祭醴醲以獻上言陳其犧牲備其鼎俎故此又言腥其俎孰其般薦其血毛燔炙焉非特此而已而又廣及於所設之越席所冪之䟽布所衣之澣帛焉蓋血所以告幽毛所以告全腥其俎則事之以神道孰其般則事之以人道越席則郊特牲所謂蒲越藁鞮之尚是矣䟽布禮器所謂犧尊䟽布冪是矣澣帛則祭統所謂以供純服是矣凡此所言則合古今之異質文之變也君自阼而西酌犧尊夫人自房而東酌壘尊故曰君與夫人交獻魂陽也魄陰也而其祭或以酒之陽或以食之陰或以腥之陽或以孰之陰或以氣之陽或以味之陰且又言與夫人交獻焉則陰陽之義備矣故足以合禮於魂魄
馬氏曰腥其俎者言近於古也孰其般者因之於今也與其越席䟽布以冪衣其澣帛言近於古也醴醲以獻薦其

燔炙亦因之於古也禮備於古今而又夫婦親之所以致其敬故曰交獻以嘉魂魄夫魄者魂之體魂者魄之用體用合之則生離之則散故合鬼與神以祭於宗廟之中所以嘉魂魄是謂合莫合莫者以鬼神之在幽而合魂魄以祭於虛無之間而已

山陰陸氏曰與其越席疏布以冪以與以別之者以承孰其殺之下文質弗類也衣其澣帛詩曰害澣害否傳以謂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婦人有副翬以接見君子見舅姑其餘則私也然則衣其澣帛蓋自褣狄而下且言澣帛則亦以著潔其衣服醴醢以獻當朝踐之節蓋君酌醴齊以獻尸夫人酌盎齊以亞獻然則饋食以下用酒可知司尊彝曰鬱齊獻酌當裸獻醴齊縮酌盎齊流酌當朝踐凡酒脩酌當饋食謂之凡酒則王酌昔酒以獻尸后酌清酒以亞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八

通志堂
印啟

獻禮器曰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

長樂陳氏曰楚茨先言執爨而繼之以或燔或炙鳧鷖先言爾殺而終之以燔炙芬芬禮運亦先言孰其殺然後繼之以薦其燔炙周禮量人制從獻脯燔之數量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是燔以肉炙以肝燔炙在血腥爛孰之後非祭之所先也謂之從獻非獻之正味也故制之不在司士而在量人獻之不在主人而在賓特祭義言建設朝事燔燎羶薌繼之以薦黍稷羞肺肝加以鬱鬯而鄭氏謂朝事君親制祭則親制其肝洗鬱鬯而燔之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前然則主人用肝之禮又與從獻者異矣

禮書

延平周氏曰玄酒以祭醴醢以獻何也玄酒陳之而已非獻也君陽也所以嘉魂夫人陰也所以嘉魄合二者以定

之故曰合莫莫定也

蔣氏曰此章盛言禮之備矣而猶首以玄酒血毛之薦此足以見聖人言禮之要旨祝號之名載於周禮蓋神祇之位與夫牲幣之陳各有名稱若夫祭祀則有朝踐有饋食至今世猶髮鬋而行之未泯也自是謂合莫以上先儒以爲朝踐之節自是謂大祥以上先儒指爲饋食之節夫朝踐爲禮之始饋食爲禮之終始貴乎嚴終極其備故血毛俎腥般孰越席疏布之事猶有貴乎古先也乃曰合莫謂其本是精誠以求神於冥漠之間也合亨體薦籩豆簠簋銅羹詞說之詳是後世之所備也乃曰大祥謂其舉是備禮而極其祥善之義也蓋聖人制禮豈容一毫之僞方其合莫以求神也物味薄而誠敬在禮文簡而精神通至於成禮而致詳也品物具而神祇樂誠意散而詞說行學者苟能究觀聖人終始考禮之意而得之於想像形容之妙則凡品物之陳節文之變皆有深長之義存乎其間大學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之謂也以牲牲肥膾祝史矯舉足以要神而致福烏足言禮之本始哉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銅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鄭氏曰此謂薦今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爲衆俎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義也祥善也今世之食於人道爲善也

孔氏曰此論祭饋之節供事鬼神及祭末獻賓并祭竟燕飲饗食賓客兄弟也然後退而合亨者前薦燔燔既未孰今至饋食乃退取彘爛肉更合亨之今孰擬更薦尸又尸俎惟載右體其餘不載者及左體等亦於鑊中亨煮之故

云合亨亨之既孰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爲衆俎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知非尸前正俎者以此經所陳多是祭末之事故爲祭末饗燕之衆俎也實其簠簋籩豆銅羹者此舉事尸之時所供設也若籩豆亦兼據賓客及兄弟等祝以孝告嘏以慈告者孝子告神以孝爲首神告孝子以慈爲首各本祝嘏之義也案少牢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是祝以孝告少牢又云主人獻尸祝嘏主人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嘏以慈告薦今世之食於人道爲善故爲大祥

長樂陳氏曰夫飲食號復宮室布帛之用具則養生送死之禮成矣三酒犧牲鼓鍾祝嘏之用具則事神之禮成矣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則教人之禮成矣是合三者所以爲禮之大成

五百四十六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十

通志堂
天池

延平周氏曰所羞者以上世之禮物爲主而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者合奠而已所羞者以後世之禮物爲主而祝以人之孝而告於神嘏以神之慈而告於人是謂大祥祥者言福之兆朕見於此也嘏亦祝也而謂之嘏者以其傳尸之言而所告者皆福也奉上世之禮物而罕及於後世者則無文奉後世之禮物而罕及於上世者則無本有本有文此之謂禮之大成也

臨川王氏曰禮之大成此亦禮之一節耳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籩豆玉帛非禮之本雖禮以祭祀爲重要其義亦不在乎玄酒羹飯之爲急而謂之禮之大成也嚴陵方氏曰合亨則合衆物而亨之犬豕牛羊骨有貴賤

各異體焉故曰體以稻粱而實簋以黍稷而實盥以水土之品而實籩豆以五味之和而實銅鼎故曰實祖禰所以望子孫者莫大乎孝故祝以孝告子孫所以賴祖禰者莫過乎慈故嘏以慈告夫禮至於此則始於古而成於今始於質而成於文矣故曰大成也

山陰陸氏曰祥吉之先見也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此鬼事也亦哀事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人事也亦吉事也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鄭氏曰政亂禮失以爲魯尚愈也非禮猶失禮也周公之

五百卅九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十一

通志堂

道衰言魯子孫不能奉行興之也天子之事守言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也假亦大也不敢改其常古之法度是謂大假也將言今不然

孔氏曰自此至篇末是爲第四節正明孔子嘆意也嗚呼哀哉是傷嘆之辭言觀周家文武之道以經幽厲之亂傷此禮無可觀瞻舍魯國更何適而觀禮乎故韓宣子適魯云周禮盡在魯矣魯郊禘非是非禮但郊失禮則牛口傷禘失禮則躋僖公子孫不能奉行周公之禮也祀郊禹宋郊契蓋是夏殷天子之事祀宋是其子孫當所保守案祭法夏郊繇殷郊冥與此異者以繇冥德薄故更郊禹契蓋時王所命也天子諸侯所祭之時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神以嘏福而與主人二者皆依舊禮是於禮法大中之大也從此以前皆論法於古道則爲善如承天之祐合莫大

祥大假皆論其善也所以論其善者將論其惡故也自此以下皆論今時之惡

橫渠張氏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夫子固已明言之杞宋則爲其二王之後也魯用天子禮樂必是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即以二王之後待魯然而非周公之本意也以成王尊德樂道之心則善矣伯禽不當受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者謂周公必不饗其祀周公用天子禮樂或以爲有人臣不可爲之功則當用不可用之禮夫有權有位則人臣所遇當如此至用天子之禮樂則非也故魯之郊禘非禮也家臣僭大夫三桓僭魯魯僭天子推其原皆在成王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自其時已啓下僭上之階矣

臨川王氏曰吾舍魯何適矣魯當孔子時屢遭亂與周何

五百四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十二

通志堂
連生

異孔子乃問禮於魯則魯未必愈於周也如明堂皆推魯美皆非其實疑於此皆魯儒之妄也魯一變至於道或者其是乎 又曰魯有周公之功而用郊不亦可乎魯之郊也可乎曰有伊尹之心則放其君可也有湯武之仁則紂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功用郊不亦宜乎

嚴陵方氏曰序加幽於厲上者則以幽之爲惡大故也周公之澤百世而不斬而以爲衰者特其制作傳世之迹爾祝則君假之以告神者也嘏則尸假之以告人者也而祝嘏辭說古常有訓不可易焉故曰莫敢易其常古也

馬氏曰夫郊者天子外祭之重者也禘者天子內祭之重者也郊禘者天子之禮非諸侯所宜有也成王非所宜錫也成王非所錫而錫之魯君非所受而受之此魯之郊禘所以爲非禮故曰周公其衰矣所謂衰者非周公之衰也

言後世僭用天子之禮此周公之道所以爲衰矣杞宋皆天子之事守魯之郊禘非天子之事守故曰非禮有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繇殷人禘嚳而郊冥而此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禘也言之異者何也蓋郊繇與冥者以其始而言之也郊禹與契者以其終而言之也夫湯革夏則命杞以郊禹武王勝商則命宋以郊契此禮運之言亦既終而言之也天有覆物之功地有載物之功故天子祭天於地上之圜丘祭地於澤中之方丘諸侯者守天子之土而養一國之民故祭社稷社者土神稷者穀神天子有祭社稷者蓋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祀嘏之情非聖人不能知非天子不敢作非聖人不能知則在上者率由舊章而莫敢易非天子不敢作則在下者謹守其法而已

山陰陸氏曰嗚呼哀哉非直嘆而已我觀周道幽厲傷之

吾舍魯何適矣此孔子所以嘆也杞宋既不足徵周又如此而魯亦不能以有爲也凡言禘郊禘嘗在上郊郊稷禘禘嚳故也祭法所謂禘郊國語所謂禘郊之牛角繭栗之類是也爾雅曰禘大祭也亦以此今此言郊更在其上則魯郊郊稷禘禘周公而已言周公其衰矣以愛之深故望之至所謂責備賢者蓋如此杞之郊禹也言以禹故故郊與魯不同宋之郊契也言以契故故郊亦與魯不同所謂常古蓋自古以來所不變

延平周氏曰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用人臣所不得有之禮此魯所以有郊者也然郊不三卜而魯之卜者有至於四而後免牲猶三望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祖配之而魯之禘有行於莊公之廟者皆非禮也書曰統承先王脩其禮物此杞宋所以有郊也然僭莫僭於祭祭莫

重於地地莫重於天而祀宋之不嫌於僭者是天子之事所當守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此祭祀所以馭其神君有假於祝尸有假於嘏而祝嘏莫敢易其常古之辭說則謂之大假者蓋唯大者爲可假假與豐亨王假之假同意

三山林氏曰春秋郊望之旨三傳諸儒之說無得之者無他知求小禮而昧於大禮故也經書郊者九皆爲有故而書非因卜不吉而廢郊則因牲死傷而廢郊又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雖牛之死傷而必郊者先儒之說不過罪其屢卜與其養牲不謹爾不知聖人書郊乃惡其非禮之大者至屢卜之瀆養牲之慢非春秋所貴也學者欲究聖人之旨先當斷魯郊之當否未暇及其瑣瑣也夫子傷周之衰禮樂自諸侯出其魯之郊禘則有周公其衰之嘆豈有天子郊天諸侯亦郊天子望祀山川諸侯亦望天子禘祖之所出諸侯亦禘使諸侯亦可行則聖人不以禮樂自諸侯出爲傷自夫子沒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所以諸儒不以魯郊爲非雖周郊以冬至而魯用之於啓蟄天子四望而魯三之名爲後時降殺但竊郊望之名已有罪矣譬如商賈冠師儒之冠庶人服卿相之服望其容飾已知其非分越制也子謂春秋所書之旨正以有故而不郊者爲幸無故而郊者爲大罪也季氏旅於泰山夫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泰山有知必不享季氏之祭矧上帝而可諂乎宜乎至於三卜四卜五卜不從鸙鼠屢食其牛可見天心之不享也魯人曾不知得罪於天雖屢卜不從而猶三望雖牛死而改卜牛甚者至於用郊可知僭擬之心不能自巳

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罪爲大也深味春秋之旨曰猶三望曰乃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

蔣氏曰君臣天下之大分也禮不王不禘故郊禘爲王者盛事經典所載傳註所釋有曰祭上帝於南郊有曰祭昊天於圜丘有曰祀五方感生帝均爲郊禘之事也配天以祖其義甚重魯諸侯國也安得有郊明堂所記以爲周公有大勲勞成王賜以重祭說者遂以爲據如春秋書郊之類皆以爲時與事之失非其僭也夫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者有以兼乎小小者不得以僭乎大亦截乎甚嚴矣魯之用郊春秋固許之乎前輩爲之說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夫以伯禽受之爲非而成王之時禮典未壞固應有是用之之事乎識者又從而爲之說曰賜非成王是周之末王賜之也昔者魯惠

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也是說然矣自今言之聖人觀周道而傷幽厲論郊禘而衰周公則重祭賜魯豈盛時賢君事其出於衰世天子諸侯無疑也故聖人恥魯之事而因及祀宋之郊祀之郊也存禹後也宋之郊也存商後也是宜以禹契而配天周祀魯以周公配天於周公能無愧於后稷太王王季文王乎是周公之所弗居故曰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假亦大也祭之始也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祭之終也嘏以神之辭而致福於主今以諸侯僭天子之祭事不因其常古則孝忠報反之意名稱位號之別將有所紊亂變更而失其宜矣聖人於春秋之郊不予而非魯之僭竊其說甚明設從傳註烏足以發明聖人立言之本旨

祝嘏辭說藏於宗祀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酸筭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鄭氏曰藏於宗祀巫史言君不知有也幽闇也國闇者君與大夫俱不明也酸筭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僭君謂僭禮之君也冕弁君之尊服兵革君之武衛及軍器脅君謂劫脅之君也臣之奢富擬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

孔氏曰祝嘏辭說當依古法今乃棄去不用藏於宗祀巫史之家更易古禮自為辭說非禮也酸是夏爵筭是殷爵冕是衮冕弁是皮弁大夫以下稱家私藏公物見此君恒被臣之劫脅也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大夫若有地者置官

五百六十四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十六

通志堂
友恭英

一人兼攝羣職不得具足其官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唯公孤以上得備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又云王之下大夫亦四命大夫自有判縣之樂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得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大夫並為上事與君相敵則非禮也

延平周氏曰夏曰酸殷曰筭酸筭非時王之爵而諸侯有用之及尸君者非禮也所謂及尸君者君以獻尸而尸以酢君者也私家卿大夫之家也先王以仁義善天下之俗而兵器常藏於民至於私家藏之則為非禮者豈非以私家之貴且尊為有嫌歟以官事不攝於聲樂皆具為非禮則然矣以祭器不假為非禮則誤矣王制曰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果大夫祭器猶且假之則燕器蓋

未嘗有殆非先王養成德者之義也

長樂劉氏曰周官大祝掌六祝六祈六辭六號九祭九禱之辭與法皆繫諸六典之籍而藏於大史屬諸春官上下相維不可少廢也今仲尼之時遭幽厲之君傷春秋之亂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之家遂使國之禮典幽暗不明故曰幽國也天子備六代禮樂其祭於宗廟也獻酢君尸則用醴筭今也諸侯亦用之不曰僭君乎始僭於禮樂終僭其政刑然後篡弑之心生焉故巡守四方必考其禮樂制度防僭亂也

嚴陵方氏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故有說辭而辭說固有常古焉天下之所共知也若夫藏於宗祝巫史之家則是非孝慈之言且不欲人之知爾豈所以爲神明之道哉故曰是謂幽國

五方州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十七

通志堂

甘信

山陰陸氏曰春秋傳曰晉侯以歌鍾二肆賜魏絳於是始有金石之禮樂也杜氏謂大夫有功則賜然則大夫未賜樂假於大夫

蔣氏曰禮莫嚴於祭然誠敬不根於內心則交神之道虧用器或忘乎分守則僭上之患起聖人所甚懼也祝嘏辭說此豈交神明之虛語聖人舉孝慈相感之義以發之於禮經而詩有之曰今終有俶公尸嘉告蓋致祭受福之義盡之於對越無愧之素而行之於精神必通之時誠非具文也如其出於宗祝巫史襲以藏之而有事之際舉以行焉自謂神明之及交其謂之幽國宜哉至於爵有醴筭夏商所制也禮天子奠筭諸侯奠角等級明甚今諸侯之制而醴尸禮器宗廟之制卑者舉角等級明甚今諸侯之制而醴筭以及尸安得不謂之僭君噫聖人言禮至是則亦甚不

得已矣若是則大夫安得不僭諸侯哉繁纓小物君子惜之今也冕弁藏於私家弓矢鈇鉞諸侯猶俟命於天子今也兵革藏於私家六命賜官限制甚嚴而大夫具官不由於所賜四命受器自有彝典而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此所以官事不攝反坫為禮八佾舞庭三分公室竊攘僭逼之事莫之禦歟甚而至於君臣同國此聖人所以傷今思古固有望於隆禮之君也

金華應氏曰祝嘏辭說藏於公而不藏於私若金滕納於匱中是也周公不欲宣其事而揚已之功故命祝史勿敢言若夫常時祭祀之辭說未嘗不使人知之也故曰宣祝嘏辭說苟欲聽宗祀巫史為之而又俾私其藏不為隨之矯舉則為漢之祕祝矣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

五百五十二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十八

通志堂

甘信

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鄭氏曰臣有喪昏之事而不歸反服其衰裳以入朝或與僕相等輩而處是謂君臣共國無尊卑也有喪昏不歸唯君耳臣有喪昏當致事而歸僕又不可與士齒

孔氏曰公是諸侯之號仕於諸侯則稱臣仕於大夫之家則稱僕君有喪昏則恒在於國臣有喪昏則歸家一期之間不復使役今臣有喪乃不致事著衰裳入君朝是君與臣同國又臣是君之臣僕是臣之僕今卿大夫或與家臣之僕錯雜而居齊齒等輩尊卑無別亦是君臣共國也

馬氏曰凡仕於公者皆曰臣非一諸侯之國也凡仕於家者皆曰僕非一大夫之家也說者以謂諸侯之國大夫之家蓋非是也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所以別君臣之禮也以衰裳入朝是君臣無別也與

嚴陵方氏曰臣者對君之稱故仕於公曰臣而諸侯稱君者以此僕者對王之稱故仕於家曰僕而大夫稱王者以此然通而言之臣亦可謂之僕若周官所謂戎僕齊僕之類是矣僕亦可謂之臣若左氏所謂皂臣輿臣之類是矣名雖可通而位不可不辨故於家僕雜居齊齒爲非禮也曲禮曰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王制曰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則此所言非禮宜矣齊齒者與之等夷而序齒也

橫渠張氏曰與家僕雜居齊齒蓋謂仕於家者不可與仕於公者齊齒如此則亂矣若季氏之臣陽虎者其於朝廷豈特齊齒而已仍有畏偏之勢

延平周氏曰均仕也一爲僕則其臣不得與之雜居齊齒先王之正名其詳至於如此新有昏期不使則然也三年之喪止於期不使非也

五月十八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十九

通志堂至公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鄭氏曰言今不然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刺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

孔氏曰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其子孫有功德者封爲諸侯無功德者直食邑於畿內也諸侯子孫封爲卿大夫若有功德者亦有采地故左氏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大夫雖不得割其采地以處子孫然亦以采地之祿養其子孫耳從幽國以下皆論其臣惡今此云是謂制度而論善者此論古之制度如此今日則不然

長樂劉氏曰天子諸侯大夫有田以處其子孫者三等封疆大小各從其位不可以增減也是謂制度守其制度則

有足以處其子孫矣則其臣僕敢踰厥分以齒其子孫哉
長樂陳氏曰制則有所裁度則有所限先王以人之子孫
上以承先祖之祀下以綿本支之世莫不思有以處之然
其處之則有所裁之制所限之度此固不可無尊卑隆殺
之別也天子不曰天下而曰田所以明其止於千里以與
天下共之也諸侯不曰田而曰國所以明其專於百里而
非與天下共之也大夫食其所有事者故其地命之曰采
采者事也凡此言其大法而已若夫諸侯大夫之子其不
肖者固不可以世食而大夫之子苟其賢之過人又不止
於食舊而已

延平周氏曰人莫不有子孫之愛故先王有法以節之也
自天子而下雖莫不有以處之而處之者則異矣是以謂
之制度大夫則衆矣果子孫皆世有采邑則王畿之內所
不能容豈非量功德之大小而限世數之久近乎

嚴陵方氏曰夫天下之大天子以之處子孫而不以為秦
國家之小諸侯大夫以之處子孫而不以為儉豈非以制
度之所寓乎於天子言田則知諸侯之國大夫之采亦田
而已於諸侯言國則知天子之為天下大夫之為家也

蔣氏曰天下為公祿位不私而與賢天下為家始有世及
以為禮夫公固賢於家也與賢固大於相及也而事變之
推移則定制之攸設聖人所以立與子不易之論以為天
下常行之法以銷天下相攘之心故方千里者天子之田
也而為天子子孫之定守方百里或七十里或五十里者
諸侯之國也而為諸侯子孫之定守或倍上士或四大夫
祿或三大夫祿或二大夫祿者卿大夫之采也而為卿大
夫子孫之定守是以封建既行分守一定上下相安僭僭

不形謂之制度迨其衰也天子不能有其天下諸侯不能有其國大夫不能有其家朝聘不脩而會合無度交際不明而出入墮禮

金華應氏曰處者位置而區處之各得其宜大者謹其禮而無濫恩小者安其分而無歉志以制度不可踰也制度一定則人欲偏厚其子孫者固無所容其私心而侵剥枝葉兼并同姓者亦不容薄於所厚矣春秋之時請京之不得封沃之盛強皆私暱爲患也至晉無畜羣公子秦不能容一弟甚矣

新安王氏曰一曰幽國二曰僭君三曰脅君四曰亂國五曰君與臣同國此皆諸侯卿大夫失禮也禮之失起於制度之壞故此明言先王制度大小有等尊卑有辨天子地方千里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不得僭也諸侯地方百里

五百廿八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二十一

通志堂周開

有國以處其子孫卿大夫不得僭也卿大夫各有食邑以處其子孫家臣不得僭也制度一定上下截然安得有前五失諸侯僭差起於天子失禮卿大夫僭差起於諸侯失禮故下文言之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讎

鄭氏曰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也天子雖尊舍人宗廟猶有敬焉自拱勅也諸侯無故而相之是戲謔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數如夏氏以取弑焉

孔氏曰陳靈公弑宣十年左傳文

長樂劉氏曰諸侯敬於天子雖其祖先宗廟亦不敢私有乃以舍至尊上下之分此亦至矣然而天子必以太史所掌之禮籍入處其廟言動之際必據乎禮示不敢慢於所

明也苟違於禮無以明人非天子壞法亂紀耶
延平周氏曰天子適諸侯必以禮籍舍於祖廟諸侯唯問
疾弔喪則入諸臣之家先王制禮之意可謂微矣而後世
猶不免有株林之誚者非禮之罪也

嚴陵方氏曰舍其祖廟者在諸侯則不敢爲之主在天子
則不忘於所敬故也禮籍若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
之類乃法之所以存紀之所以立今也不以入故曰壞法
亂紀

蔣氏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因以考制度於四方諸侯皆
得朝於方嶽之下所以巡省風俗而混一軌轍也晉文召
天子事已非矣猶作王宮於踐土豈有躬造諸侯之國都
舍臣下之祖廟而不由禮籍之所當行者乎故曰是謂天
子壞法亂紀諸侯有一國因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所以

五百四十九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二十一

通志堂
周開

憫難恤患見厚下之禮乃若出入無名率意以行此固馳
驅而往之事所由萌乎君臣無私交聖人嚴之故曰是謂
君臣爲讒推原其事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在易之履所以
制禮方其上天下澤邈然其不相接也而上下以辨民志
以定聖人觀會通以有行使其事必出於名義之所宜有
而後交際酬酢之道興焉不然則妄動而兆亂事出於微
而禍成於著也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儼鬼神考制度別仁
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鄭氏曰疾今失禮如此爲言禮之大義也柄所操以治事
孔氏曰人君治國須禮如巧匠治物執斤斧之柄此以下
明用禮爲柄之事寡婦不夜哭別嫌也君子表微明微也
接賓以禮曰儼郊天祀地及一切神明是儼鬼神也考成

也制度以禮成之也仁義各使中禮有分別也用禮爲柄如前諸事故治國得政君獲安存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長樂劉氏曰天下至衆也非一人之力可得而制焉唯貴賤之禮明於天下然後可以無爲於巖廊之上而四海莫敢不爲臣妾以尊崇之則禮非大柄能治億兆如此乎尊卑嫌者則以貴賤別之長少嫌者則以親疏別之先後嫌者則以上下別之則人倫之類可齊於五品而嫌疑判矣著誠去僞莫善於禮能正民心於幾微之先定民志於慮之始故上天下澤履君子制禮以象之辨上下定民志也志在於心未形於言動也惟禮爲能定之於心不曰明微哉儼鬼神者人能用禮以致其誠則天神地祇人鬼可得而饗之以致休祥焉考制度者謂天子謹其職事莫大乎禮故巡守於四方必考其制度協者存之亂者誅之以一天下於中和齊四海以禮樂也則仁義之賢由之而可別悖亂之失由之而可除賞善罰惡黜幽陟明之道行焉然則所以治政而安君者不柄以禮其可致哉

延平周氏曰儼助之也言禮之精則必至於助鬼神而其粗則考制度別仁義而已所謂別仁義者蓋禮所以節文二者故有別意

長樂陳氏曰禮之有體可執以治國猶器之有柄可執以治事故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惟其爲大柄則能別嫌於難辨明微於未彰幽可以儼鬼神明可以考制度別仁義以至於治政安君也

馬氏曰禮者刑政之本也治國不以禮則操持悖謬而失其所要故曰大柄柄言其所執之要也嫌者人之所難別

而禮有以別之微者人之所難明而禮有以明之鬼神在其幽而人不可測度者也而禮有以使鬼神之格故曰儼以禮賓之也制所以裁度所以節皆禮有以考之仁有殺義有等皆禮有以別之夫觀其禮所以知其政禮之所興則政之所治禮之所變則政之所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者所以治政安君也

嚴陵方氏曰稽考制度而用其中故曰考節文仁義而致其辨故曰別

蔣氏曰禮足以爲政而刑則以輔禮教所不及自昔伯夷降典臯陶作士雖有虞盛時不能主一而廢一後世遂有禮刑表裏之論然自古聖人於斯民出禮入法之際凜乎甚畏之也故於刑政之弛張足以見禮教之盛衰方其禮盛於天下尊卑有守而大柄不移是以嫌微明鬼神序制

度設仁義行民有尊君親上之風而無勢力相軋之習經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是非有以驅之使正也蓋其節文顯設之間所以潛銷天下之血氣忿戾而爲中正無邪之歸者多矣若是則政安得而不治君安得而欲一以納於從善之地彼其有力者攘有智者謀有勇者偪有巧者詐君臣岌岌乎其上鯁鯁然唯恐天下之軋已而亦卒無以制其末矣是之謂無以移其平日之素而已且以臨之者也故曰是謂疵國聖人議禮自是謂幽國以下詳言後世廢失之序而終之以刑肅俗敝其所以示戒嚴哉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

敞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鄭氏曰又爲言政失君危之禍敗也肅駿也疵病也

孔氏曰大臣謂大夫以上倍謂倍君行私小臣士以下竊謂盜竊府庫君位已危大臣又倍小臣盜竊愚君無案此何惟知暴怒急行刑罰故云刑肅上下乖離故云俗敞敞凋殘也俗敞刑肅法教無常皆國之病故云疵國

黃氏曰君以禮爲大柄政不正者失其禮之大柄者也君不執禮故大臣得以肆情踰倍其僭如晉國三軍而又立三行之類是皆倍增其禮而僭其上者也小臣竊者以位卑權下但竊幸僭越者也倍之與竊皆君失政柄上下僭濫旣大小競僭則諸侯倍而僭天子大夫倍而僭諸侯貪瀆公行矣但執禮之君則諸侯變禮易樂革衣服制度或討或流無倍竊之失矣

五百卅一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二十五

通志堂

廿信

長樂陳氏曰政不正則君位危所謂上無道揆也則大臣倍而不法小臣竊而不廉所謂下無法守也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則刑肅而不中俗敞而不美法亂而無常禮紊而無別所謂士者亦不事其事也士不事其事則民亦不歸之矣然重言刑肅而俗敞者蓋以亂之所致多在刑肅以其刻核太至故也夫治之爲道由內以及外故禮出而後有法法出而後有刑及其亂也由於外以及內故刑肅而後法無常法無常而後禮無列矣

馬氏曰禮者政之本政者禮之用政不正則無以安其上故曰君位危君位危則上下之分失矣上下之分失則大臣倍小臣竊大臣勢足以有爲故言倍小臣勢不足以有爲故言竊

嚴陵方氏曰大臣倍非所謂大臣法也小臣竊非所謂小

臣廉也國有常法制民於刑之中而已苟刑肅而至於俗
敝則法失其常矣故曰法無常法以禮為體禮以法為用
用既無常則體亦無列故言禮無列無列者失其序之謂
也是則人不安其職矣故言士不事蓋士以事事為正故
也刑肅而俗敝民將畏罪而離散矣故言則民弗歸也俗
敝民散又何以致國之肥乎故以疵言之

山陰陸氏曰大臣倍若三家是也小臣竊若陽虎竊寶玉
大弓是也

長樂劉氏曰刑加以肅本以削亂也亂不可削而反以殘
民焉教民為亂者無刑而受教從亂者得罪此俗所以敝
而民逃於他邦而弗歸之適足以疵病其國而已矣

延平周氏曰政刑與禮三者皆失則豈特疵國而已哉

蔣氏說見前

五百卅六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二十一

通志堂
廿信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
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
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鄭氏曰於此又遂為之言政也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
見若日月星辰之神降下也殺天之氣以下教今天有運
移之期陰陽之節也降于社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
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降于祖廟謂教令
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至于祖遠者輕仁也自祖
率而下至于禰高者重義也降于山川謂教令由山川下
者也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共國事降于五祀謂教
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門戶竈行之神此始為宮室
制度政之行如此何用城郭溝池之為

孔氏曰上既言政不正則國亂君危故此一節廣言政之

大理本於天地及宗廟山川五祀故君得藏身安固也故者因上起下之辭人君身在於中施政於外但見其政不見其身政之美盛則君身安靜故曰政者所以藏身也是故所施政令必本於天而來天有運移若星辰圍繞北極氣有陰陽若冬夏之有寒暑人君法效天氣以降下政教之命效星辰運轉於北極為昏媾姻亞效天之陰陽寒暑為刑獄賞罰案昭二十五年左傳云禮者天之經地之義為父子兄弟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為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皆法天之所為以下教令也命者政令之命降下于社謂從社而來以降民也社即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之地法社以下教令故云穀地周禮大司徒五地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地有五土生物不同人君法地亦養物不一也上云

必本於天此以下變文故直云命降于社之謂穀地也父親仁也祖尊義也鄭引大傳證祖禰廟有仁義也言用禰之仁依循而上以至于祖遠者恩愛漸輕是據仁恩也用祖之義率循而下以至于禰高者尊重是義事也祖廟之中自然有此仁義人君法之施此仁義以教下民也山川有草木鳥獸可作器物人君法山川以興作其物也初造五祀之人既立中霤門戶竈行大小形制各有法度後王取為制度等級也政之行能如此法天陰陽使賞罰得所法地高下令尊卑有序法祖廟而行仁義法山川五祀而為興作制度則民懷其德禍害不來何所防禦所以藏其身而堅固也

長樂劉氏曰為政之道能正萬物之性命則天下戴君如父母畏君如神明安君如天地不可須臾離於其政也然

後其君得以安逸享其富貴陰陽和天地位萬物育爭鬪息則政之藏身尊嚴若此豈不可尚歟般效也

江陵項氏曰此言政必本於天後言禮必本於天其言政以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爲般以降命其言禮義以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爲其降曰命蓋古之言政者必合於禮言禮者必關於政如此後世政在俗吏禮在書生遂不可復合哀哉

橫渠張氏曰般以降命命今也如殷人貴命今之令文之類也今之今書古之教命也

馬氏曰般地而言命降于社則知般以降命言地命降于社之謂般地則知般以降命言天

嚴陵方氏曰於祖廟言仁義則知本於天者爲陰陽之道降于社者爲剛柔之德也於五祀言制度固知興作之爲

事功矣道德仁義興作制度皆政之所存者而聖人特寓之於天地祖廟山川五祀使萬物莫不聽命焉然未嘗有迹也此所以爲藏身歟前言君此言聖人何也以位言則曰君以德言則曰聖人也其序先天而後地者上下之序也次之以祖廟者尊卑之序也又次之以山川者內外之序也又次之以五祀者大小之序也

延平周氏曰先王之教命將欲使天下之人稟受於己則己必先有所稟受而其所稟受必以天地鬼神者以其人莫不有敬畏天地鬼神之心則命之所以行也命之大者則必降于天地祖廟而其小者則必曰降于山川五祀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

新安王氏曰夫身居於位而政施於天下見其政而不見其身然政正而人無不從政善則君安故政者所以藏

身也然爲政有道以禮爲本立禮有要事神爲本爲政必
本於天者禮行於郊以事上帝此天子所獨而非臣下所
可並也自郊祀而下諸侯卿大夫位有尊卑而祀事或可
以通行然禮有差等凡爲此者先王以正名定分求至於
禮行而身安也命者命祀之謂也出命而降于社天子有
社諸侯亦可以有社謂之報地諸侯可以祭社而不可以
祭天故也報者雜而分也天子大社兼土五色使諸侯三
社各以其方色之土授之報地之謂也出命而降于祖廟
則天子卜諸侯五大夫三尊祖謂之義親禰謂之仁廟有
多寡皆可以事其祖禰是以謂之仁義也出命而降於山
川山川在四方者天子祭之山川在其境內者諸侯祭之
山川所產不一也財用於是乎出器用於是乎備是以謂
之興作也出命而降於五祀居則中霤門戶食則有竈往
來則有行自天子至於卿大夫士均祀之位有尊卑禮有
隆殺有一定之法焉是以謂之制度也莫尊於帝惟天子
可以郊天此禮不可自上而下也命祀自上而下者一曰祖
社雖諸侯所可祭而不可以同乎天子之大社也二曰祖
廟雖諸侯卿大夫士所可通祭而不可同乎天子之七廟
也三曰山川雖諸侯所可通祭而不可同乎天子祭四方
之山川也四曰五祀此小祀也然後上下通祭而無差等
蓋有天子之命者可以有事無天子之命者不容僭差使
人知天子如上帝之尊諸侯以下社廟百神無不聽命於
天子則尊無二上孰敢干之所以見其藏身之固也
蔣氏曰古之聖人以眇然之躬而立乎天下之上蓋凜凜
也彼其處勢位之尊崇能使天下盡聽命而不疑者蓋必
有以立乎事物之表而制事物之命命之與政同出而異

名也自有天地萬物而是理已具於混然之初天高地下是氣形焉類聚羣分是理形焉故聖人本天理以出政天不言而六子運四時行百物生吾則倣之以降命於天下凡其興建顯設咸有定序使萬物森列各居其位而不相奪者皆非私意爲之也是以命降于社謂之穀地穀之爲言亦倣法之倣也蓋言因地事地教民美報而地道以顯也降于祖廟之謂仁義蓋言反本復始尊祖敬宗而人道以立也降於山川之謂興作蓋言備物致用率作興事而職業以起也降於五祀之謂制度蓋言門行有守外內有職而宮室以居也自後之爲政者觀之彼直以爲迂闊汗漫若此殊不知聖人因天理之自然運機緘於不露是者之未設也天不尊地不親人無以相養生死之道虧闕而居處之情莫遂吾身寄於民上而莫之安也必於此致意焉而後爲藏身之固蓋人道立於天下莫先於天地鬼神各安其位莫先於孝慈報反各有其常又莫先於養生居處各有其序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蓋其所以隄防世故維持人心在此而不在彼矣此二帝三王所以爲天下開物成務之主布政乎天下身處乎法宮而民莫與爲敵者本此道也

長樂陳氏曰地道敏樹人道敏政敏樹則地之體有所安敏政則君之身有所藏蓋政隆於外而君安於內患害之所不能侵阡危之所不能及此之謂藏身也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六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鄭氏曰並也謂比方之也存察也治所以樂其事居也君順時以養財尊師以教民而以治政則無過差矣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孔氏曰此一節結上文參於天地者政是聖人藏身之固所以參擬於天地則法於天地是也比方於鬼神則比方祖廟山川五祀而爲事也此皆所以修治政教也天有運移寒暑地有五土生殖廟有祖禰仁義皆是人所觀察言聖三能處其所觀察之事以爲政則禮得次序也興作器物宮室制度皆是人之所樂聖人能愛玩民之所樂以教民則民所治理各樂其事業居處也人君順天時以養財尊師傅以教民因自然之性其功易成故得立於無過之地也

長樂陳氏曰夫知天地鬼神之稟則有所存明天地鬼神之用則有所樂處其所存乃禮之先後之序玩其所樂此民之所以治也易曰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易以所處者爲體所玩者爲用耳

嚴陵方氏曰天地祖廟山川五祀皆禮之妙理所存者聖人則因其所存者而處之以定體且不遺其先後焉故曰處其所存禮之序也道德仁義興作制度皆民之良心所樂者惟聖人則因其所樂而玩之且不紊其條理故曰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時以氣運故天生時財以形成故地生財父以傳類故人其父生師以傳道故師教之爲之君者

位天地之中居父師之上夫何爲哉以正用之而已
馬氏曰處其所存以其在上者言之也玩其所樂以其在
下者言之也蓋在上者識其禮之所起故處其所存得其
處存之要則禮之序在其中矣在下者知禮之所行故玩
其所樂得其玩樂之道則民之治在其中矣變通莫大於
四時而有天以生之聚人莫若財而有地以生之后非民
無以辟四方而有父以生之人非教則無以別於禽獸而
有師以教之四者皆出於自然而無俟於君可也而曰正
用之何也蓋天雖生於時而茂對育物者非君不能育也
地雖生乎財而理財正辭者非君明其義則不能理也人
生雖自乎父而非君則罔克胥匡以生教雖自乎師而非
君則不能安其教正用之者順其自然之理而不敢逆然
後立於無過之地也夫有天以生時有地以生財有父以
生之有師以教之則富庶教之具備可以參天地之化育
而成位乎其中矣

山陰陸氏曰聖人以禮之序處其所存以民之治玩其所
樂以正用之猶所謂玉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延平周氏曰處其天地鬼神之所存者禮之序也玩其天
地鬼神之所樂者民之治也生時雖天也而有非天者也
生財雖地也而有非地者也揚子曰天地之得斯民也斯
民之得一人也一人之得心也果上之人不能誠心以及
民由民以及天地則時有所乖而財有所傷也民雖父生
然觀於時方天下之喪亂則雖君子不能恤其後及天下
之和平則婦人亦莫不樂有子也教之雖師也然大宰八
統之教皆行於上而御於下也是以知天雖生時地雖生
財人雖父生而師教然皆有待於君君或不以正而用之

則不得爲無過故曰以正用故君人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講義曰聖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爲政也非作聰
明矜智慮私好惡也只以明參於天地之理幽並於鬼神
之故以治政也所謂政者正己以正人者也處其所存如
君臣父子尊卑貴賤只處其所必加察焉則不紊亂而得
其所矣所以爲禮之序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
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
義有所錯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只此者皆處其所存之謂要在察之各得其所此乃禮之
序焉夫人之生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好善而惡惡好
吉而惡凶此人情之大可見者所樂在此而已君人者玩
人之所樂而樂之所以爲民之治也如所玩習者非其所
樂民得而治之乎故曰玩其所樂民之治也

晉十六

禮記集說卷五十六

三

通志堂
金瓶梅

四明沈氏曰參天地並鬼神此心何所用其機巧處其所
存玩其所樂斯民何所事其機變非盛德至治之世不能
也士農工商各安其業君臣父子各適其宜而無有覬覦
爭奪之風此之謂處其所存耕田鑿井日用飲食而無有
嘆息愁苦之聲此之謂玩其所樂非聖人參天地之自然
並鬼神之自然民亦安能無所不用其自然乎人君以有
心擾天下天下必以多事累聖人行其所無事而我無與
焉此之謂正用

蔣氏曰聖人道同乎天地故其身能與天地而爲三知通
乎鬼神故其身足與鬼神而並立夫旣與天地而爲三矣
又與鬼神而並立矣則其闡知來藏往之機與神物前民
用者如之何而不極其至哉所謂處其所存者自其降命

以出政推而至於事事物物莫不各當其所處莫非存其所當存也義以制君臣而君臣之道存矣恩以處父子而父子之道存矣是之謂禮之序所謂玩其所樂者自夫政布而民從推而至於使斯民相安而不自知者莫非樂其所可樂也宗廟有常事而民樂於報本矣山川有常職而民樂於興事矣是之謂民之治夫上文固言政之出於天也今也指禮之序言民之治始言政而終言禮者何哉禮者政之所自出也政者禮之所以行也政天也禮亦天也存者存其天也樂者亦樂其天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此之謂也吾於此知古者君臣上下相安於其天 又曰人主之職業自有天地人物而理已與之俱矣曰裁成其道曰輔相其宜曰左右其民非有俟乎深求力索以有爲於天下也是故謂之

無爲謂之民無能名又謂之無有作好蓋其因自然之理立自然之政凡以天地人物不能自全者皆於我乎賴而吾固順而成之天有時也則必因時以興事地有財也則必因財以致用人本乎父生則爲之正性命之原成於師訓而爲之數典常之道此堯舜三代之君體道御時據三才之位同此一心以爲維持主張者也命義和欽曆象平水土令貢賦徽五典修人紀冠昏夫婦庠序學校之設靡有不備是豈有求加於天地人物之所不容有者以強天下哉必如是而後爲以正用之古治旣衰君人者反是不思於是率情以生事徇意以起功自其役民非時取財無藝恣苛刻而失愛郵逞暴殄而隳德化舉天地人物之所具存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如之何而能立於無過之地也噫出私意者過之所由生因正理者治之所由立後之

儒者而爲之說曰因者君之綱彼固有得於聖賢之遺論也夫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鄭氏曰明猶尊也則君當爲明君人之道身治居安名顯則不苟生也不義而死舍義而生是不愛死患生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政之大體皆下之事上非上之事上下分定人皆以死事上也君者所明謂在下百姓尊奉君使之光顯非明人謂非是遣君尊明在下之人以下並同此義以所明與所養所事文同相類故鄭以明爲尊也以下之事上於禮當然人皆知之是禮之曉達也尊者居上卑者處下是分定也愛謂貪愛患謂取患人皆知禮上下分定君有危難人皆貪愛以義而死競欲致死救之耻患其不義而生也

黃氏曰夫君所自明者禮也君四海有天下所明四海之禮君一國明天子所出一國之禮禮者何蓋分土列爵九命四民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尊卑升降之定節斯乃天子所明之禮也非明人者若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也下文又以禮達分定成之故知君明者禮也君者所養也者謂君之所贍乃畿內千里及諸侯貢賦爲君所養也非養於人若周未失政而天子私求故譏曰天子不求私財諸侯不貢車服之謂也君所事唯天地宗廟嶽瀆非事於人謂四海一人之尊也君明人謂禮樂自諸侯出則有過患矣養人謂君失政而私求財則不足矣事於人謂失事

天地宗廟而欲下事於人則失位者也下文百姓則君以自治謂百官四民則禮以自治也註文誤認其理故以則字爲明字以應上文也養君以自安是天下貢賦王廷不敢失職求自安也事君以自顯謂天下皆願事君爲榮顯也

橫渠張氏曰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蓋以上下之分皆定各得其道故樂其生而愛其死其生也樂其死也哀是也樂其生即愛其死惡不義故患其生正爲禮達分定故以不義而得生爲患無求生以害仁也如堯舜之世在上者覆露含育如此則其苟生也是足患於其時爲不善不知何所容其身致民若是治道可愛

長樂陳氏曰君之德人所明辨而觀法之而非明人者也君之尊人所出財以養之而非養人者也君之貴人所出

力以事之而非事人者也然而有所謂明在於稽衆有所謂養在於養賢有所謂事在於得師惟其要之以上下尊卑之分則明之所以爲有過養之所以爲不足事之所以爲失位也至於百姓則君以自治而善有以遷養君以自安而分有以處事君以自顯而忠有以盡如是則禮達於上下之間而分定於尊卑之際故人於其義之可死則不苟避於其不義之生則不苟存此所謂修禮以達義而不愛其情也

嚴陵方氏曰君人在上則人當拭目以觀化故君者人所明非明人者也人當樂業以殖財故君者人所養非養人者也人當竭力以効功故君者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上之所爲下之所取正也故君明人則爲過以天下而瞻一人則有餘以一人而瞻天下則不足故君養人則爲不足

上者宜無爲而逸下者宜有爲而勞故君事人則失位禮達而分定則人莫不知分焉與其犯分而生不若安分而死爾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也夫人之所愛莫如生所惡莫如死而其言乃如此者則孟子所謂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是也

廬陵胡氏曰明猶視也言下之所察視達猶行也禮行分定人皆見危致命愛死節而耻偷生

山陰陸氏曰指人之失謂之明人故曰君明人則有過夫覆人臯而治之者尚大宰之事也君可以明人乎故韞纊塞聰前旒蔽明

蔣氏曰上章論君人之道至此別君臣之體夫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孟軻以爲天下之通義也久矣民治立則君道顯人君不可與民

爭能以處也是足以見所明非明人之理身愈逸而責愈重人君不可與民並耕而食也是足以見所養非養人之說民甚卑而君甚尊人君不可與民無分以居也是足以見所事非事人之義天下之勢固莫患乎上下無以相別而分守無以相安也古之聖人常使其心無負於天下而不容使其身一日不足以自異於天下在易卑高以陳而貴賤以位故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蓋禮義之錯生於君臣上下之有辨也然使在我不盡其所以無負於天下之實固不足以居自異天下之名不有以立其自異於天下之勢則亦不足以行其無負天下之心此固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聖賢惓惓焉而爲之戒辭也若夫主勢一定而君德既孚天下之民方且遵名守教相從於畏愛則象之中甘心於服役

事養之際求其爲自安自適之不暇安有欺背僭陵之事哉故曰禮達而分定則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好生惡死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有禮以率天下能使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則其功用固不容以小言也

新安朱氏曰禮達而分定達謂達於下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鄭氏曰用知者之謀勇者之斷仁者之施足以成治矣詐者害民信怒者害民命貪者害民財三者亂之原變當爲辯聲之誤辨猶正也君守社稷臣衛君宗廟者患謂見圍入

孔氏曰上旣禮達分定患其不義而生因上生下故云故也此論去不義之事知謂謀計曉達詐者不敢爲之故云

去其詐勇謂果敢決斷能除凶暴怒者不敢爲之故云去其怒仁者好施不苟求財貪者見之心慚止息故云去其貪然據鄭註意則云選人知者勇者仁者退去其奸詐者忿怒者貪財者先師旣爲前解故備載之案孝經云守其宗廟謂大夫家之宗廟此則爲君之宗廟

橫渠張氏曰用人者言在上也去其私者人於禮達分定不敢存其私意也人不愛其情是也仁知勇之士皆盡誠於上而不過其分用知而知者去其詐用勇而勇者去其怒用仁而仁者去其貪怒如子胥卻克以公戰報私怒也貪如田氏好施以掠美於己也

馬氏曰知者不惑而用人之知則可以去其詐勇者不懼而用人之勇則可以去其怒仁者無欲而用人之仁則可以去其貪去其詐去其怒去其貪非有意於去也而用人

之知用人之勇用人之仁則詐怒貪之三者自然而去也
與夫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
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之類是也

山陰陸氏曰若荆軻聶政侯嬴田光之徒雖知愛死患生
然死非禮義則以無聖人在上去其詐去其怒去其貪故
也

新安朱氏曰人之性易得偏人既仁如何貪蓋仁善底人
便有好便宜底意思今之廉介便多是那剛硬底人

江陵項氏曰此經曰用人之仁去其貪表記曰儉近仁貪
儉之與仁宜不相似古人以同類處之者則以其皆出於
愛也愛則儉儉則貪矣項羽涕泣分飲食亦仁人一節也
至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則儉與貪見也儉
者約於己故猶爲近仁貪則加於人故不可不去孟子曰

吾五十一

禮記集說卷五十六

九

通志堂
君珍

儉者不奪人奪人烏得爲儉則當時之君固有儉而貪者
矣魏人儉嗇褊急而有伐檀碩鼠之刺亦此類歟

長樂陳氏曰用人之知去其詐則人尚真而不僞用人之
勇去其怒則人循禮而不亂用人之仁去其貪則人樂施
而不奪諸侯死社稷天子之社稷也大夫死宗廟己之宗
廟也死乎天子之社稷則義而正死乎己之宗廟則非義
而變然則大夫之義而正者如之何亦曰死衆而已矣

延平周氏曰知者多詐而詐者不必知有知者則詐足以
別故用人之知則足以去其詐勇者多怒而怒者不必勇
有勇者則怒足以別故用人之勇則足以去其怒仁者樂於
予貪者樂於取有仁者則貪足以別故用人之仁則足以
去其貪孔子言道之序則仁先之知次之勇又次之言爲
道則知先之仁次之勇又次之今以勇間於知與仁者蓋

知仁以勇爲主故間之猶三德以敏爲主故亦間之也
嚴陵方氏曰詐者巧言似知而非知怒者敢爲似勇而非
勇貪者多愛似仁而非仁則人君所去其可以不察此哉
諸侯爲守土之臣故死於社稷則爲義義之爲言宜也大
夫有可去之道故死於宗廟則爲變變之爲言權也君去
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則以義望之也大夫曰奈何去
宗廟則以變責之也

蔣氏曰君子道者三知仁勇是也然世之人或徇於性質
之所趨而不知反於義理之所制則其善端之所形見未
有不爲終身之累者也此章言用人之道而繼之於禮達
分定之後其說蓋有所主夫知固可尚也而不能行其所
無事則將變詐以壞禮聖人本禮以用知則止邪於未形
而詐去矣勇固可尚也而不能以禮爲主則將肆怒以爲

亂聖人本禮以用勇則動容貌遠暴慢而怒去矣至於仁
之爲道尤宜致辨於設心之初中庸曰力行近乎仁表記
曰知者利仁蓋仁至於有己自其盡已而至於盡物者仁
之推也語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貪心一形則
博施濟衆之事誰其廣之聖人本禮以用仁而曰去其貪
者無他蓋將使人老老以及人之老幼幼以及人之幼辨
親親之殺明尊賢之等仁有所廣而道有所推也龜山論
舜距利善之分其義近之蓋利己者狹推己者大所謂貪
者蓋亦不必貨財是殖然後爲貪也 又曰禮之功用其
大矣哉知本之以去詐勇本之以去怒仁本之以去貪若
是則君臣上下之間祖廟宗祧之事惟理是循惟當是貴
可生而生宜死而死豈有紊其所處而失其所守者哉故
曰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

鄭氏曰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意心所思慮也辟開也

孔氏曰此亦因上生下樂記云人不耐無樂是古字時有存者孔子說聖人非是以意測度謀慮而已知民之七情開闢其義以教之顯明利事以安之曉達其禍患而防護之然後能使天下和合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皆感義懷德而歸之也情義利患則下文所言是也

長樂陳氏曰風俗同故天下爲一家心德同故中國爲一人其能至於如此者非吾之意有以結之必先知乎其情而致之辟於其義而教之明於其利而興之達於其患而去之

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六

十一

通志堂
廿寅

馬氏曰言天下則兼於四海也言中國則異乎夷狄也蓋聖人治近者詳治遠者略以中國比天下則天下爲遠而中國爲近以一人比一家則一人爲寡一家爲衆略於遠而能使之如一家者言其俗不殊而若父子之親上下有以相使也詳於近而能使之如一人者言其道之同而若手足之用左右有以相衛也凡此者非用知之鑿而以私情巧結之也皆順其性命之理而明利達患而已矣然則天下風俗之宜異中國貴賤之勢殊而能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何也蓋風俗雖異而其趨向則一也貴賤雖殊而趨於善則同也凡此自非順性命之理而明利達患者不能爲也

延平周氏曰天下非一家而能以爲一家中國非一人而能以爲一人者非特在吾身者有以結之必先知人情而

無喜其所怒無欲其所惡然後開於人義使之知父子君臣之倫明於人利使之講信修睦達於人患使之無爭奪以相賊如此則天下所以爲一家中國所以爲一人也

建安潘氏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聖時之盛也論者每以車書混同無異區爲天下一家億兆欣戴無異俗爲中國一人是知聖治之成效而不見聖人之能事也聖人非有他術特洞照本原知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夫塗殊於所由不殊於所歸同歸則宗一室吾見天下本一家也慮百於所思不百於無思無思則均一體吾見中國本一人也衆人徇私而自蔽見有用則彼己不通不見不用而會歸則一每每自徇則雖父子猶有爲豺狼兄弟猶有爲參商況他舍外人乎聖人深探本源灼見要歸故均以一體待之休戚一焉是謂踐形由是樂民之樂而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而民亦憂其憂不以一己外天下而以一體視天下此天下所以一家中國所以一人也

蔣氏曰自古安危理亂之機非有深遠而難見者蓋天下大本在於人情離合而衆寡遠近不與焉方有道之世上下相親小大相安六合同風九州共貫迨其衰也貴賤相逼強弱相乘則不免人自爲政家自爲俗無它情之所合則措天下之異而歸於同情之所離則天下之勢不可得而強一矣今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此豈億度料想姑爲是言哉古之聖人總攝人心維持世故所以起天下聯絡親比之義而革其乖戾違背之習者蓋亦灼見是理而爲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商之天下則周之天下也其民則亦周之民也紂惟不知天下之情是以狎侮五常作威殺戮屏棄典刑囚奴正士至於失

天下之義背利縱惠而人心離也武王惟知天下之情是以重民五教篤信明義崇德報功天下之大義開闢充塞興利銷患而人心一也噫人情之係於天下如此哉漢之興也以其知秦民之情唐之興也以其知隋民之情漢唐而下中智之主開國成務裂天下之大勢就一時之小康區宇不一軌轍有間蓋未識古聖人所以爲天下之大意也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含禮何以治之鄭氏曰含禮何以治之惟禮可耳

孔氏曰自此至何以哉覆釋上經情義利患必須禮以治之又明人之欲惡在心難知含禮無由可化昭二十五年左傳云人有六情喜怒哀樂好惡此云欲則彼云樂此云愛則彼云好也六情之外增一懼爲七人義從親者爲始以漸至疏故長幼在後君臣處末

臨川王氏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此之謂七情中庸止言喜喜怒哀樂喜樂一也何以所言不同曰皆情也喜可以兼愛欲怒可以兼惡懼中庸言中和則兼性言之故止言喜怒哀樂此言七情之實故詳言之

長樂陳氏曰喜愛欲者陽之情怒哀懼惡者陰之情凡此皆出於天然故言弗學而能也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者閨門之義長惠幼順者鄉黨之義君仁臣忠者朝廷之義凡此皆出於人爲信則無所欺罔睦則有所顧省此皆足以和義故謂之人利爭而後奪奪而後相殺此皆

足以召禍故謂之人患也

山陰陸氏曰兄良能克家者也即言友友施於弟而已

蔣氏曰人之生也七情之真具於賦形之初聖人整世故而立人極大要在於不奪其天而已然義利之辨不明向背之情遂異此聖賢所深憂也夫子對兵食之問孟子陳利國之說源委可觀取舍明甚彼固知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遂形焉方其動與義俱天理日見聚廬相依報施相使上下翕然識居處之道而歸於性命之常至於徇利而行人欲日長貪嗜無厭淫酒無恥上下紛然失交際之道吞鬻搏噬之患所由作也由是言之生天地之間者皆人耳耳目之於聲色口鼻之於臭味肢體之於安佚隨所感動而有喜怒愛惡是不可得而泯過者也故歸之弗學而能而謂之人情父子兄弟之聚夫婦男女之合

五言

禮記集說卷五十六

十四

通志堂

卯憲

君臣上下之交報施酬酢各有攸當人道所不得而踰越者也故謂之人義此義既形此情遂定於是講信修睦而人利興此義不立此情日亂於是爭奪相殺而人患起然人豈本有是患哉情我所固有也義我所固有也惟其本義以制情是以因義以成利惟其舍義而言利是以因利而生患君子論人道之大揭此情此義於利害間區別而備言之復究制情立義興利去患之說欲納天下於相安相養之域則自禮之外無餘說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鄭氏曰言人情之難知明禮之重

孔氏曰端謂頭緒言人深心厚貌內外乖違包藏欲惡之

心不可測知故外邊不見其色人君欲專一窮盡人美惡之情若舍去其禮更將何事以知之禮之所以知人心者有事於心貌見於外若七情美善十義流行則舉動無不合禮若七情違辟十義虧損則動作皆失其法故云舍禮何以哉

馬氏曰莫非欲也而飲食男女欲之甚也故曰大欲莫非惡也而死亡貧苦惡之甚也故曰大惡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所謂情而情之所本尤在於欲惡故曰心之大端也夫心隱於內而不可見色形於外而可以察蓋心者色之蘊由色以觀之則心可以測度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雖作於其心而不見於其色則人之深情厚貌有時而不知也故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者有之矣然則色固不可以得心乎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人之可以忖度者以其有道也所謂道者禮而已惟其有禮以節之則美惡不能藏於心也故曰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音毛

禮記集說卷五十六

五

通志堂

嚴陵方氏曰欲惡心之大端雖各有端以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欲其所欲惡其所惡則爲美非所欲而欲非所惡而惡則爲惡然皆由心生者一也故曰皆在其心心無形無形則無色故曰不見其色上文言不可測度以不見其色故也禮器曰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正謂是也延平周氏曰大欲大惡藏於心而不可測者也果欲其可欲惡其可惡則爲美欲非其可欲惡非其可惡則爲惡又皆在其心而不見其色有欲一以窮之者禮而已蓋先王制禮其大倫大要莫非沿人心以爲之方苟非以禮則心爲度哉

長樂劉氏曰禮出於人之情以情度情則情無不顯此所謂有節於內而觀無不察矣孟子知齊王之大欲而齊王以爲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者以此

山陰陸氏曰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言揆之以禮無所不察

長樂陳氏曰凡民耳目接於外物則七情生焉聖人不能使之無情也用禮以治其情使之接物雖動其情外有禮制則莫敢踰之也內明性理則莫敢悖之也故情雖內萌而外中禮節考其迹也與中無異是故出其心而爲禮節者謂之中考其迹而中禮節者謂之和然則治天下者舍禮何以哉

蔣氏曰人各有心自夫命於天而謂之性感於物而謂之情制於理而謂之義因其所適而後利害之名立原其治

人之要必先有以正欲惡之大端粵自文籍既生典謨訓誥之作所以講切是理者首見於舜禹相傳之際方其天君湛然外物未接道心惟微未易驟形也有如欲惡相長事物益至人心惟危豈易禦哉惟其精一執中之功致力於此心危微之際能固其所以爲道心者則此心始合而不離矣禮記論心何以異此飲食男女誰獨無之死亡貧苦誰願爲之藏其心於不可測度之際宜甚危矣吾將即心以求真因色以知變運是禮於可觀可觀之際驗其功於內外不分之初飲食我所欲也觴酒豆肉遜而受惡男

女我所欲也無媒不交無幣不見死亡貧苦我所惡也而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君子仕而不稼田而不漁食時不力珍凡以使其內之所存不爲外之所奪一隱顯而見定形也故曰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究觀聖人以禮治

情之意然後知舜禹精一執中之論至於伯夷降典而後
治心之要乎於天下此上下之所當講明者也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_{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孔氏曰此以下言人感天地鬼神而生聖王還因天地鬼
神作其法則以化人所以人情萬物可知也天以覆為德
地以載為德人感而生是天地之德也獨陽不生獨陰不
成二氣相交乃生故云陰陽之交也鬼謂形體神謂精靈
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氣與魄相會
然後物生故云鬼神_{之會}秀謂秀異言人感五行秀異之
氣故有仁義禮智信

橫渠張氏曰天地之德謂人之德性也所造深則所見厚
又如天地之性人為貴亦是德也稟五行之氣以生最靈
於萬物是其秀也神之言申也鬼之言歸也凡生即申也

五言

禮記集說卷五十六

七

通志堂

詳其

要終即歸也神之盛極於氣故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鬼之
盛極於魄故曰魄也者鬼之盛也一體兼此終始此鬼神
之會也陰陽之交鬼神_{之會}五行之氣物生皆然而人為
備焉

長樂劉氏曰德言其性謂元亨利貞也交言其混謂純粹
不雜也會言其要謂聰明正直也秀言其粹謂傑特品稟
也天地之氣陰陽也陰陽消長迭相出入而成四時四時
終始更相變化而成五行五行者四時之氣凝結而成也
大之為山嶽河海小之為動植羽毛其於人也內之為五
臟外之為五事性之為五常類之為五品其作於教化也
則與天地合其德與陰陽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能使
五行不失其性然非七情之所能致也不曰中和之至德
哉禮之為用其如是夫

馬氏曰鬼者魄也神者魂也魂魄合然後謂之人故曰鬼神之會也只盈天地之間者莫不稟五常之氣也人之所以異於物以其得氣之秀而最靈者也然則記者之言及此何也蓋將以明其制作之本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而人者天地之德也必以陰陽爲端而人者陰陽之交也必以鬼神爲徒而人者鬼神之會也必以五行爲質而人者五行之秀氣也凡此者亦所以明其制作之本意也

山陰陸氏曰言人之備道全美如此奈何含禮而欲備天地之德稱神明之容哉

四明沈氏曰人者其天地之德言人與天地無間易說與天地合其德又說與天地相似中庸說博厚高明配天地又說溥博淵泉如天地人與天地猶爲二物不若此言人者天地之德更不須合配如相似也

李昌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六

十一

通志堂
井堯

北溪陳氏曰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脉陽體陰頭陽足陰上體爲陽下體爲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寤寐鼻息之呼吸皆有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遺者言陰陽二氣爲物之體而無不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具鬼神又曰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之屈伸往來自二氣言之神是陽之靈鬼是陰之靈靈云者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耳自一氣言之則氣之方伸而來者屬陽爲神氣之已屈而往者屬陰爲鬼其實二氣亦只是一氣耳又曰大槩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爲鬼神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

默屬陰及動靜進退行止皆有陰陽凡屬陽者皆爲寃爲神凡屬陰者皆爲魄爲鬼

王氏曰聖人欲使天下知其生之所宜尊故必曉以生之所從受人之有是生也蓋有重之於其初而非苟然而得之者也天下之人惟不能明其所從受徒以其身爲苟然而得之而自棄之心生自棄之心生而吾之所宜尊者始舉而褻之矣聖人憂焉故告之以其端而動其自尊之心曰人之所以爲人者蓋天地陰陽鬼神五行交相參而與我以是生也則人之爲人不既尊矣乎其生也有其形則必求其形之所自生其賦形也有其質則必求其質之所自得何謂形之所自生天以覆物爲德地以載物爲德人生於覆載中則其形之所自生固天地之大德也獨陰不生獨陽不成人因其交會而生始具則其形所自生者固

音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六

充

通志堂

劉廷

陰陽之交也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氣與魄聚則生散則死人因其會聚而生始全則其形所自生者固鬼神之會也何謂質之所自得夫天地陰陽鬼神既成之以其形矣而形之生也又有所謂質與之俱生焉五行之氣散布以命萬物而所謂氣之秀者人獨得之以爲其性之質則其質之所自得者固五行之秀氣也夫既有是形則可以共立斯世矣既有是質則天下衆善無不具矣人知衆善無不具所以自待者不敢輕自期者不敢卑廣而充之自可欲之善至於充實之美大而化之之聖不可知之神則吾之一身固自有聖神之地天下之人何爲而不知生之所宜尊即人之不敢慢天地陰陽而褻鬼神五行此天下所共知也然則移其不敢慢且褻者於吾身雖至於聖賢可也學者可不謹諸

蔣氏曰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所賦者不薄所用者甚大也世之人格於形體是以囿於範圍之內而不立於萬物之表且天地本與吾同德也物有萬殊理本一致此一既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人得之以靈其所以靈者非謂清且寧者其可乎是爲天德之德陰陽與吾同體也雖兩立用不獨行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受形旣若此矣而況喜怒其舒慘也出入其消長也主一廢一不可也是爲陰陽之交鬼神與吾同類也氣盛而神魄盛而鬼人之氣魄合而不離而後靈於萬物是爲鬼神之會物有常性形於五行人有常性形於五事蓋其事生而不窮者鍾於人之靈而後視聽言貌思可以作肅作又作哲作謀而至於作聖也安得不謂之五行秀氣哉人之爲人若是之不苟然也况觀兩間榛榛狉狉役於一而不知其二局於近而莫

音亦四

禮記集說卷五十六

十

通志堂

劉氏

通其遠者物而已矣均是人而狹用之不能充其所賦而大其所用至於物之與儔是可悲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鄭氏曰秉猶持也竅孔也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合爲十五之成數也

孔氏曰自此至質也一節以上經言人稟天地陰陽鬼神五行而生此又述明天地之德及五行之氣也以陰陽鬼神是天地中物故不重陳也天秉持陽氣垂懸日星以施生照臨於下地秉持陰氣爲孔於山川以出納其氣氣有陰陽皆出於地地體是陰故總謂之陰也凡月體之生稟

於日光若氣不和日月行度差錯失於次序則月生不依其時若五行氣和則月依其時而生是以三五十五日而得盈滿又三五十五日而虧闕也月有虧盈故備言之天則直言垂日星而已鄭註一盈一闕屈伸之義者盈謂其伸闕謂其屈也

長樂劉氏曰天也者陽氣之所積故曰秉陽焉地也者陰氣之所積故曰秉陰焉陰氣合陽於天上則爲日星是以其光下垂焉陽氣合陰於地下則爲山川是以其竅上通焉山川者五行之本也故天之氣出入於地中則升爲四時地之氣凝結於天上則降爲五行合於四時和平協順而後月生焉月雖陰氣所結不得天陽無以成其明也日雖陽氣所結不得地陰無以成其耀也故陽中有陰則陽功成而能久其照陰中有陽則陰德盛而能常其明萬物

音辛

禮記集說卷五十六

王

通志堂

伯華

各正其性命以保形質之始終者未始不由陰陽之交混也日行遲君之道也月行疾臣之道也君逸臣勞天地自然之理也月之盈十有五日復在地下而上在天上故闕而不見也月之闕十有五日而與日相望於旦故盈焉然則月之所以能明而盈盛者假日之光也去日有遠近是以盈縮弦望隨之

長樂陳氏曰天以清秉陽在天者成象則日星是也地以濁秉陰在地者成形則山川是也天地既位於上下則播五行於其中故天一生水而播於冬天三生木而播於春地二生火而播於夏地四生金而播於秋天五生土而播於四時之間自天一至於天五則爲十五之數十五之數成其所播者既和然後月生而如其數蓋三五者數之所變故數之至於三五則爲五行生數之極而月所以盈又

積之至於三五則爲五行成數之極而月所以闕也然而陰陽之義配日月此特言月而不言日何也蓋月有盈闕之常而又多薄蝕之變得其常則四時和及其變則四時乖故觀月之生而已矣

嚴陵方氏曰陰陽合而爲道道則天地共由之而已陰陽離而爲德德則天地各有所乘焉幽顯者天地之道上下者天地之位天地既位於上下則五行播於其中播者分布之稱也自天一至於天五奇偶合而成十五則可否相濟而和矣乖則塞而生暗和則通而生明故月如其數而生焉自生而進進極而盈爲望旣望而虧虧極而闕爲晦朔後則明生而魄死望後則明死而魄生以麗於數故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言月而不言日者蓋月受日而明遡日而行言月如此則日之長短出沒其能逃是數哉

五音十二

禮記集說卷五十六

主

通志堂
劉良公

馬氏曰星麗乎天亦陽之屬也故言天秉陽而繼之以垂日星垂日星者所以昭其日星之明也山川麗乎地亦陰之屬故言地秉陰而繼之以竅於山川竅於山川者所以通山澤之氣也天之所以命萬物而往來不窮於其間者五行也五行之動必有所終故曰迭相竭迭者終而有始之意也

山陰陸氏曰垂陽也竅陰也播陰陽也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陰陽沖氣也五行是矣三然後有中五然後有中和中之所生也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此言陰陽中而爲五行五行播而爲四時四時和而十有二月生焉月以盈闕爲節故皆以三五

龍泉葉氏曰天陽也天必能秉陽而後日星垂於下以效其經緯地陰也地必能秉陰而後山川竅於上以效其流

止天地陰陽交爲貫通而播五行之氣運於四時五行不
忒四時不差而後月能望日晝夜相代以成歲功生死不
愆而盈闕不紊其勤勞至矣天地之道至誠而不息五行
之氣至和而不乖此王則彼衰彼息則此生迭相爲竭而
未嘗竭也五行歲月始此終彼相爲本末不可窮盡此天
地所以久存而不廢也其在人也發於聲音則律呂之變
不可窮發於飲食則滋味之變不可窮發於衣服則色章
之變不可窮凡天地五行陰陽運動之勤勞皆發於萬物
而資於人以與之並爲長久也天地之情性非人則不能
體而參之天地之功用非人則不能察而法之天地之所
以不息者由人道而後見之此人所以爲天地之心五行
之端食味別聲被色以生養於覆載之內而獨有厚於萬
物焉蓋研括天地陰陽五行之運動而聚見於人則人之

爲可貴也大矣及其累於形偏於氣專已而忘物卑志而
尊欲故雖爲天地之心而其心非天地也雖爲五行之端
而其端非五行也雖食味別聲被色而味聲色之所自出
者不知也冥然於日用飲食之間和吞之念形夸奪之事
起其所以感傷天地陵犯陰陽毀敗五行者人固爲之而
萬物不與也是必有先知先覺者焉察其本原要其性命
而流通焉故舉物嗜情藝事勸功端本於天地陰陽紀法
於日月星辰淪幽出明歷粗入微一皆順其常理非出私
智任私意而自爲也皇極則建常性則若設官則有治焉
立師則有教焉此人之所以能不失其貴而卒於參天地
以立天地萬物卒賴於人以長且久也雖然昔之言治者
兢兢於天道業業於人事謹小而畏獨未嘗敢極其論也
故以人情合人理則詩是也以人事永天命則書是也著

天地陰陽五行之失常以考人理之否當而聳懼之以善惡則春秋是也惟易則深遠矣然而吉凶禍福必驗之以事觀爻蹟象而人身之變動舉積此焉未有擅天地陰陽五行之理於一身以爲貴範天地陰陽五行之理於天下以出治其意若此之大其用若此之妙其論若此之盡者也豈堯舜周公固有遺言而後之得之者遂從而推廣極論之歟雖然使人能知其所以自貴而通於天地陰陽五行之故則去其滯吝消其鄙詐而無一舉動之非禮也使人君能知人知所以貴而還以天地陰陽五行之所賴者治之教之則必懲勸不以賞罰制馭不以權勢本仁立義而無一政事之非禮也則庶幾可也

蔣氏曰上章論人而繼及於天地陰陽日月星辰象數之間何哉三才之道固未有不麗於陰陽之二氣者而其一

五百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六

三

通志堂

卷以功

抑一揚蓋本天地之正理少失其制則患生焉在易乾坤之卦四德具於乾也而坤則利牝馬之正首庶物者乾也而坤則承天而時行以成德爲行者乾也而坤則取乎無成而有終獨以歸坤也上六爻又發龍戰於野之義爲其嫌於無陽也然則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而可與陽亢位乎故秉陽者天也日星之象自然而昭垂秉陰者地也月之象則有待而後生使山川不爲之通氣五行不爲之播時則陰不和於陽而失其所以質之者矣月何自而能生故在天成象而日星以陽言月從陰類爲之月者疾行乎周天之度而受明於日也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蓋有分量而弗敢成也然則陽有專制之功陰必資陽之用先儒發之其義明甚

王氏曰和而後月生也政和則人和人和則氣和氣和則

充乎天地之間而與之俱和矣夫是以禍患不作和氣流通密移於造化之妙則月之所以由和而生也且天一生水播和氣而爲冬則月會日於析木星紀玄枵之次地二生火播和氣而爲夏則月會日於實沈鶉首鶉火之次天三生木播之於春二氣致和月之會日又見於娠訾降婁大梁之辰矣地四生金播之於秋二氣致和月之會日又見於鶉尾壽星大火之辰矣乃若中央之土播於四時分旺四季四序協紀五行不相陵而和又可見矣若然則戴魄於東晦朔望無毫釐之差絲忽之謬者實由聖人調胸中之誠應乎天地則所以播於五行者已極其和而五行所以播於四時者又極其和此其效所以致然也易曰天地以順動則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者蓋謂是歟

晉世二

禮記集說卷五十六

十五

通志堂
廿伍

五味六和則所謂播五行於四時而月生者正謂布五干於六支爲三十日而晦朔以周也故曰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明言五六三十無可疑矣五陽干加六陽支爲三十日五陰干加六陰支亦爲三十日陰陽各當三十故不言十與十二但言五六凡五聲六律五色六章五味六和皆然干言五行者甲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己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也支言四時者寅卯辰屬春巳午未屬夏申酉戌屬秋亥子丑屬冬下文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注曰竭謂相負戴正謂干支相加也又曰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正謂十干周旋於十二支以成六十日也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七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

鄭氏曰竭猶負戴也言五行運轉更相爲始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南呂更相爲宮凡六十也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甘是謂六和五色六章畫績事也周禮考工記曰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圓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也

孔氏曰前旣論天地故此更論五行之動動謂運轉物之在人上謂之負戴氣之過去在上者其在下者亦負戴也

五音字

禮記集說卷五十七

一

通志堂
包習先

春爲木玉負戴於水後更相爲始負戴前氣也孟春則以建寅之月爲諸月之本仲春則以建卯之月爲諸月之本是還迴迭相爲本也六律謂陽律也舉陽律則陰呂從之可知故十二管也鄭註其管陽曰律至三分益一皆律歷志文十二管更相爲宮以黃鍾爲始當其爲宮備有五聲言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大蕤大蕤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此則相生之次也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爲宮各有五聲十二管相生之次至中呂而匝黃鍾爲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大蕤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林鍾爲第二宮上生大蕤爲徵下生南呂爲商上生姑洗爲羽下生應鍾爲角大蕤爲第三宮下生南呂爲徵上生

姑洗爲商下生應鍾爲羽上生蕤賓爲角南呂爲第四宮
上生姑洗爲徵下生應鍾爲商上生蕤賓爲羽上生大呂
爲角姑洗爲第五宮下生應鍾爲徵上生蕤賓爲商上生
大呂爲羽下生夷則爲角應鍾爲第六宮上生蕤賓爲徵
上生大呂爲商下生夷則爲羽上生夾鍾爲角蕤賓爲徵
七宮上生大呂爲徵下生夷則爲商上生夾鍾爲羽下生
無射爲角大呂爲第八宮下生夷則爲徵上生夾鍾爲商
下生無射爲羽上生中呂爲角夷則爲第九宮上生夾鍾
爲徵下生無射爲商上生中呂爲羽上生黃鍾爲角夾鍾
爲第十宮下生無射爲徵上生中呂爲商上生黃鍾爲羽
下生林鍾爲角無射爲第十一宮上生中呂爲徵上生黃
鍾爲商下生林鍾爲羽上生大蕤爲角中呂爲第十二宮
上生黃鍾爲徵下生林鍾爲商上生大蕤爲羽下生南呂

爲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南呂最處於末故終
於南呂是還迴迭相爲宮也每月之首各以其物爲質是
十二月之食還相爲質也鄭註六和周禮食醫之文也四
時四味皆有滑有甘益之爲六也五色謂青赤黃白黑據
五方也六章者兼天玄也以玄黑爲同色則五中通玄纁
以對五方則爲六色是六章也爲十二月之衣則各以色
爲質故云還相爲質也其十二管每月各一故得還相爲
宮其食與衣唯有四時之異故周禮春多酸月令食麥與
羊春衣青是春三月其食與衣皆同也夏秋冬亦然無月
別之異此云十二食十二衣者似月各別衣食也熊氏謂
異代之法或則每時三月衣食雖同大總言一歲之中有
十二月之異故總云十二也

新安朱氏曰案五聲相生至於角位隔八下生當得宮前

一位以爲變宮五聲之正至此而窮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以爲變徵餘分不可損益而其數又窮故立均之法至於終焉孔氏以本文但云五聲十二管故不及二變而止爲六十聲增入二變二十四聲合爲八十四聲自唐以來法皆如此云

長樂劉氏曰冬水盛也而生木春木盛也而生火夏火盛也而生土長夏土盛也而生金秋金盛也而生水五行相生終而又始天地之常理也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五行相克以成其性以竭其才故靜則相生天之道也動則相竭地之道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者根本也君也言其相生皆以氣之盛者爲本雖然盛過於中則陰陽之氣不和是以相克之義生焉然後還相不失其和而日月五星四時五行山川萬物罔不順其序而遂其性也故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以聲測陰陽之和否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此以味調陰陽之逆順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此以服配陰陽之盛衰也

長樂陳氏曰五行之動迭相竭者言竭猶所謂休也休則有王故竭則有盈也五行四時言十二月還相爲本者一行直於一時之月則四者皆爲末也五聲言其氣之所在故言本五味五色言其形之所尚故言質而已又禮書曰先王因天地陰陽之氣而辨十有二辰因十有二辰而生十有二律統之以三故黃鍾統天林鍾統地大蕤統人所以象三才生之以八故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蕤大蕤生南呂之類所以象八風律左旋而生呂則爲同位所以象夫婦呂右轉而生律則爲異位所以象子母六上所以

象天之六氣五下所以象地之五行其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其輕重有權其損益有宜始於黃鍾終於中呂黃鍾大蕤姑洗損陽以生陰林鍾南呂應鍾益陰以生陽蕤賓夷則無射又益陽以生陰大呂夾鍾中呂又損陰以生陽何則黃鍾至大蕤陽之陽也林鍾至應鍾陰之陰也陽之陽陰之陰則陽息陰消之時故陽常下生而有餘陰常上生而不足蕤賓至無射則陰之陽也大呂至仲呂則陽之陰也陰之陽陽之陰則陽消陰息之時故陽常上生而不足陰常下生而有餘然則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矣鄭康成以黃鍾三律爲下生以蕤賓三律爲上生其說是也班固則類以律爲下生呂爲上生誤矣書云聲依永律和聲則律非五聲不能辨聲非十二律不能和五聲非變則不能盡故一律之中莫不具五聲五聲之外

禮記集說卷五十七

四

通志堂
劉良公

五百七

有所謂二變黃鍾爲宮則林鍾爲徵大蕤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宮則大蕤爲徵南呂爲商姑洗爲羽應鍾爲角蕤賓爲變宮黃鍾爲變徵以至十律之爲宮餘律之爲商角徵羽爲二變旋之爲十二宮析之爲八十四聲類皆五位爲五音第之至六爲變宮又第之至七爲變徵及八然後宮復旋矣此六律之大致也京房之徒推而蔓之至於三百六十以直三百六十日不可考也然陽盡變以造始故每律異名陰體常以效法故止於三鍾三呂而已則鍾者物所聚也呂者物所正也夾鍾亦謂之圜鍾百鍾亦謂之林鍾南呂亦謂之南事中心亦謂之小呂不持此也六律亦謂之六始六呂亦謂之六間亦謂之六同蓋圜鍾以春至規言之也林鍾以夏此物言之也南事則陰之所成者事而已小呂則陰之

所萌者小而已律所以述陰陽也始所以始六陰也呂其體也間其位也同其情也然皆述陰陽而已故皆謂之十二律也 又禮書曰大司樂所以序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蕤爲徵姑洗爲羽此律之相次者也而鍾爲宮大蕤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蕤爲徵應鍾爲羽此律之相合者也先儒謂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天帝之明堂故爲天宮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故爲地宮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故爲人宮此說是也蓋天帝之明堂東南方也帝與萬物相見於是出焉坤之位西南方也物於是致養焉宗廟北方也物於是藏焉其爲三宮宜矣然言天宮不用中呂林鍾南呂無射人宮避林鍾南呂姑洗蕤賓不用者卑之也避之者尊之也以爲天宮不用地宮之律人宮避天宮

之律然則人宮用黃鍾孰謂避天宮之律耶 又樂書曰周宮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蕤爲徵姑洗爲羽凡樂百鍾爲宮大蕤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蕤爲徵應鍾爲羽蓋天五地六天地之中合也故律不過六而聲亦不過五其旋相爲宮又不過三以備中聲而已樂以中聲爲本而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以仲春之管爲天宮仲冬之管爲人宮中央長夏之管爲地宮國語有四宮之說不亦妄乎今夫旋宮之樂十二律以至之五聲以文之故圜鍾爲宮而無射爲之合黃鍾爲角而太呂爲之合大蕤爲徵而應鍾爲之合姑洗爲羽而南呂爲之合凡此宮之旋而在天者也而鍾爲宮大蕤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而交相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地者也故其合降而爲三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蕤爲徵應鍾

爲羽而兩兩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人者也故其合又降而爲二在易上經言天地之道下經言人道而元亨利貞之德乾別爲四坤降爲二咸又降爲一示此意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天道其數參而奇雖主乎一陽未嘗不以一陰成之故其律先陰而後陽地法天其數兩而偶雖主乎二陰未嘗不以二陽配之故其律或上同於天而以陰先陽或下同於人而以陽先陰人法地則以同而異此其律所以一於陽先乎陰歟大抵旋宮之制與著卦六爻之數常相爲表裏著之數分而爲二以象兩儀掛一以象三才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而六爻之用抑又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則知陰陽之律分而爲二亦象兩儀之意也其宮則三亦象三才之意也其聲則四亦象四時之意也餘律歸奇亦象閏之意也分樂之序則奏律歌呂

亦分陰分陽之意也三宮之用則三才迭旋亦迭用柔剛之意也十有二律之管禮天神以圜鍾爲首禮地示以百鍾爲首禮人鬼以黃鍾爲首三者旋相爲宮而商角徵羽之管亦隨而運焉則尊卑有常而不亂猶十二辰之位取三統三正之義亦不過子丑寅而止耳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如此而已先儒以十有二律均旋爲宮又附益之以變宮變徵而爲六十律之準不亦失聖人取中聲寓尊卑之意邪

秦溪楊氏曰陳氏禮書所謂天宮取律之相次者圜鍾爲宮圓鍾爲陰聲之第五陰將極而陽生矣故取黃鍾爲角黃鍾陽聲之首也大蕤爲徵大蕤陽聲之第二也姑洗爲羽姑洗陽聲之第三也此律之相次也地宮取律之相生者函鍾爲宮函鍾上生大蕤故大蕤爲角大蕤下生南呂

南呂上生姑洗故南呂爲徵姑洗爲羽此律之相生也人
宮取律之相合者黃鍾子大呂丑故黃鍾爲宮大呂爲角
子與丑合也大蕤寅應鍾亥故大蕤爲徵應鍾爲羽寅與
亥合也此律之相合也天道有自然之秩序故取律之相
次者以爲音地道資生而不窮故取律之相生者以爲音
人道相合而相親故取律之相合者以爲義以此觀之則
鄭氏謂天宮不用中呂林鍾南呂無射人宮避林鍾南呂
姑洗蕤賓其說鑿矣

嚴陵方氏曰交相爲用故曰迭相竭言相竭如此則相生
相克亦若是而已以至所別之聲所食之味所被之色皆
出於此故繼言五聲五味五色焉五行播而爲四時四時
合而爲十二月積陽成暑積陰成寒陽生於子陰生於午
各以所生之氣爲本故曰還相爲本五聲比而爲六律六

禮記集說卷五十七

七

通志堂
叙以功

律偶而爲十二管陽旋而左陰旋而右益陰生律損陽生
同各以所生之音爲宮故曰還相爲宮五味調而爲六和
行而爲十二食十二食則六穀六牲是也若牛宜稌羊宜
黍豕宜粱之類則各以所宜者爲質故也十二衣則六冕
六服是也若祀昊天上帝服裘冕饗先王服衮冕之類則
各以所服者爲質故曰還相爲質質猶射之有質而以取
正爲義五味五色各有正也故以質言之莊子曰四者孰
知正味又曰四者孰知正色則味色各有正也凡此皆周
而復始故以還言之猶於五行之動言迭者主動而言故
也

馬氏曰四時者五行之運十二月者四時之積故還相爲
本還相爲本者若盛德在木以木爲主盛德在金以金爲
至此所謂相爲本也律者所以律宣陽氣也呂者所以呂

宣陰氣也十二月之食若春食麥羊則以麥羊爲質夏食菽雞則以菽雞爲質此所謂相爲質也六章者言燦然有文章也故還相爲質若春衣青則以青爲質夏衣赤則以赤爲質也

延平周氏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者如木竭則火盈火竭則金盈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者如木行爲本於春之月則水火山土金皆木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官也者十二律各具五聲而還相爲官也五行者四時十二月之所自出五聲者六律十二管之所自出五味之於六和十二食五色之於六章十二衣亦若是而已矣四時者間於十二月者也六律者間於十二管者也六和之於十二食六章之於十二衣亦若是而已矣十二食即周官所謂鼎十有二十二衣即舜之十二章

聖覽

禮記集說卷五十七

八

通志堂

錄以功

山陰陸氏曰竭盡也水王則金竭木王則水竭王文公曰此立而彼竭也六和五味中六和也六章五色中六章也言五味五色矣又言六和六章蓋文章經緯之體春秋傳曰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於六畜中又數五牲五牲中又數三犧蓋亦如此

蔣氏曰五行造化之樞要也迭相窮盡變通無極而後三才之道立焉鯨因洪水而汨陳之難倫收斂斲天乃興禹錫以皇極九疇而後得其敘也由今觀洪範之書五行居其首而後五政八事三德庶徵六極之類次第而舉矣是則有五行而後有五聲五味與五色有四時十二月而後有六律十二管六和十二食與六章十二衣天人相因其用無盡方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是時之爲冬者然而而金爲之本矣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是時之爲夏者然而而木

爲之本矣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三分去一下生林鍾是律
中林鍾之管也而黃鍾爲之宮矣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大
蕤是律中大蕤之管也而林鍾爲之宮矣五味各有所主
而調以滑甘因謂六和五色各有所尚而天玄地黃因謂
六章質之月令稽之內則訂之考工若是其有成數也而
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略以見飲食還相爲質之道居
青陽而衣青衣乘朱路而服赤玉亦足以知服色變通之
宜蓋物以故而滯禮以運而久造化自然之數麗於奇偶
之定形天人不窮之機本於運用之迭出靜不極則動不
著損不極則益不生厭故而取新處積而能化古先聖人
順陰陽消長之變制衣服居處之義其意蓋若此而已

龍泉葉氏說見前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五百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七

九

通志堂

鄭氏曰此言兼氣性之效

孔氏曰自此至不失一節以上經論人稟天地五行氣性
而生此以下論稟氣性之有效驗也人生天地之中動靜
應天地天地有人如人有心故云天地之心也端猶首也
萬物悉由五行而生而人最得其妙明仁義禮智信爲五
行之首也五行各有味有聲有色三者最爲彰著而人皆
稟之以生故爲五行之端也言食言別言被隨義而言也
此並是五行彰著之事而人氣性有之故鄭註云兼氣性
之效也 王氏肅曰人於天地之間如五藏之有心矣人
乃有生之最靈其心五藏之最聖也

五峯胡氏曰人者天地之精也故行乎其中而莫禦五行
萬物之秀氣也故物爲之用而莫違

江陵項氏曰何謂天地之心曰仁而已矣天地之至仁寓

之於人纔有人形即有仁心故曰仁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復所以能見天地之心者以其有生意也凡果實之心皆名曰人字亦作仁故天地之心亦名曰人人之名蓋出於此

長樂陳氏曰物之體常在外而心常在中天地者人之體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人非五行不因而五行非人不成故人者五行之端始也所食者五味所別者五聲所破者五色此人之所以生也上言聲與色自然之序故先聲而後味味而後色以明有氣而後有形也此言人之所用聲味與色之序故食味而後別聲別聲而後被色以明由內以及外也

馬氏曰天高地下而人位乎兩間以生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萬物散殊而在天地之間莫不鍾五行之氣而人則

五百十四

禮記集說卷五十七

十

通志堂
甘信

受其氣之秀者也故曰五行之端五行莫不有其味先王因之以爲五味六和十二食所以順其味五行莫不有其聲先王因之以爲五聲六律十二管所以順其聲五行莫不有其色先王因之以爲五色六章十二衣所以順其色有曰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有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何也蓋言天地之德者以其性之所受之中也言天地之心者以其爲人所處之中也秀者言其精而不粗端者言其本而非末也

長樂劉氏曰五行者天地之子而人爲之長故曰端焉口所食者五味也不食則病矣耳所別者五聲也不別則聾矣身所被者五色也不被則禽矣仰此以爲生凡人不教所自能也而於聲色衣食有得有失七情生焉聖人防其情之過中而反爲身禍也乃作禮法制度其心俾人人用

足而不傷乎物之生也事事有則而不汨其性也

嚴陵方氏曰天地散而爲五行故仁之端則木之性所立也義之端則金之性所立也以至火之於禮水之於知土之於信亦若是而已故曰五行之端也五行滋而爲五味人以養其口感而爲五聲人以養其耳形而爲五色人以養其目然後人得而生焉故曰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食之於口別之於耳被之於身莫不有所別焉獨於聲音別者則以微妙尤宜致別故也然其序前以聲爲首此以味爲首蓋探其本則聲爲妙要其用則味爲急

四明沈氏曰易言裁成輔相中庸言知天地之化育贊天地之化育究竟天地是天地大人但可知贊裁成輔相爾俱不若禮運言人者天地之心也耳目視聽若無心何以運用天地若無人如何全得廣大直是倚人爲心豈特知

贊裁成輔相而止邪

禮記集說卷五十七

十一

通志堂
天地

蔣氏曰上章旣言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至此復言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蓋德言其自得心言其能運氣證其所自稟端究其所從始名雖不同其實一也至於食味別聲被色則人所以爲萬物之靈者昭然有可考之實矣且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味有所不辨也五味六和惟人能辨而食之瓠巴鼓琴流魚出聽物有萬一而然耳聲有所不別也五聲六律惟人能別而聽之生而羽毛以禦寒暑物莫不皆然耳色不能自擇也五色六章惟人能擇而被之蓋圍形而供人者爲物任智以役物者爲人由是觀之人具耳目備口體視明而聽聰飲食有具而服用有造蓋其得於天者本如是而已情欲一恣性天牴亡或至於養一指而失肩背是自失其所以食味者也好鄭聲而厭

雅樂是自失其所以別聲者也。忘正色而好妍色是自失其所以被色者也。然則食味別聲被色夫人同此生生之具其或流而不知止，狗而不知反，聖人何以約而歸之？於中曰：因天理之自然，制人情之或過，自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下無非立治人之要道，以制事物之命，使天下通性情之正者也。

龍泉葉氏說見前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

鄭氏曰：天地以至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治也。四靈者，其微報也。量猶分也。鬼神謂山川也。山川助地通氣之象也。器所以操事，田人所桴治也。

五十四

禮記集說卷五十七

十一

通志堂
天地

孔氏曰：則法也。本根本也。人既是天地之心，故聖人作法必用天地為根本。祭帝於郊，祭社於國，是也。端猶首也。用陰陽為端，首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也。春生夏長，秋斂冬藏，是法四時為柄也。劔戟須柄而用之，紀綱紀也。日行有次，度量有四方，列宿分部，昏明敬授，民時是法。日星為綱，紀也。量猶分限也。天之運行，每三十日為一月，聖人制教隨人之才分，是法月為教之限量也。山川助地以通氣為地之徒，屬聖王象之立，羣臣助已以施教為已徒，屬也。質體也。五行循迴周而復始，聖人為教亦然。是法五行為體也。執禮義為器，用可耕於人，人情得禮義之耕，如田得耒耜之耕也。四靈以為畜，則獲天地應以徵報也。四靈並至，聖人畜之，如人養牛馬為畜也。

長樂陳氏曰：以天地為本，至於五行以為質，以言其所法。

者也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以言其所用者也四靈以爲畜以言其所致者也聖人作則必推其所法以達其所用然後有所致矣

山陰陸氏曰自月以爲量變以在下是月以爲量非以月爲量也蓋聖人作則能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於是月以我而後得爲量鬼神以我而後得爲徒他倣此

嚴陵方氏曰操此而彼爲之用者柄也日星繫乎天之大有數而可量者量也月受明於日而朔望盈虧以三五之數可推焉故月以爲量聖人作則以天地爲之始以人物爲之終固其理也其序所以如此

廬陵胡氏曰聖人父天母地是本也本猶原也端始也柄

所以斟酌言以四時斟酌和氣也紀次序也量限也月滿必虧持滿者取法焉鬼神天帝言與天爲徒也質實也五行萬物之所終始也器如農夫治田器也人情有治亂猶田之有荒墾也四靈治則見故可畜亂則隱豈可畜哉

金陵應氏曰人之生也備造化之精而不能自闡於造化鍾禮義之粹而不能自達於禮義備萬物之全而不能自用於萬物聖人作則因其所固有者順導而曲成之其法象則參諸造化堯典所以欽若而歷象授時禹範所以建極而協紀念徵也其政治則取諸禮義商書所以欲其建中而制事制心周官所以教之中和而防情防僞也其效驗則集夫四靈舜樂所以成於鳳儀周南所以終於麟趾也天地以全體言大根大本之先立者也道之大原出乎天也陰陽以氣化言闡端造始之可見者也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也四時以運化言當權操柄之可握者也大昊執
規炎帝執衡之屬是也日星紀運乎周天之度驗其次舍
以分時令如網有紀以分其目一月遍匝乎周天之度視
其晦朔以課事功如物有量以揆其平鬼神布列於天地
之間造化之用也以及之爲徒則闔闢變化常與之並行猶
曰與之爲徒也五行變合於陰陽之內造化之體也以及
爲質則亭毒胚胎不昧其所主五味五色之所以爲質也
有其質而無其具則善不能自遂故因其自然固有之禮
義以爲器而品節防範之道無不周有其器而無其地則
功無所可施故因其可與爲善之人情以爲之田而修治
墾除之功無不至四靈蓋物之變化而有神者非置網之
所可循也能盡致而爲之畜則德之所感可知矣

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

五十七

禮記集說卷五十七

古

通志堂
廿信

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
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
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與也四
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

鄭氏曰物天地所養生也情以陰陽通也事以四時成也
事以日與星爲候與作有次第也藝猶才也十二月各有
分猶人之才各有所長也藝或爲倪山川守職不移故云
有守也事下竟復由上始故云可復也考成也器利則事
成也與猶主也田無主則荒由用也四靈與羞物爲羣
孔氏曰此一節覆明前經諸事若行諸事治理皆應則萬
事得成也天地生養萬物今本而爲政教故萬物可舉而
興也人情與陰陽通今法陰陽爲教故人情可見也生長
收藏隨四時無失故民不假督勵而事自勸成也日中星

鳥敬授民時無失早晚故民事有次第猶次第也以爲量隨人才而教之則人竭其才之所長故功有藝山川鬼神各有分職不移今引鬼神爲徒屬則事無失業故云有守五行相次終而復始凡所營爲之事亦終而復始故云可復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治國用禮義爲器是器之利者故所治之事宜必有成也上人是人民下人是聖人田無主則荒廢故用人爲主今以人情爲田聖人以爲田主則人情不荒廢也靈是衆物之長長旣至爲聖人所畜則其屬並隨其長而至是飲食有用也

橫渠張氏曰情可觀也情謂理循是以窮其理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也因其自然而任之役鬼神之義順其自然則人鬼協濟人鬼協濟則豈非以爲徒歟今山川百物生焉養成其材以時取之得非協歟先天而天弗違五行之

五音

禮記集說卷五十七

五

通志堂
玉成

氣運而爲四時質據也順五行之氣用五行之材莫不以爲質也至如東作西成捨五行之序何以行五行相代不窮故事可復也四靈以爲畜能擾四靈則鳥獸之類養不失其情自天地爲本至四靈爲畜一理也特細別耳事天治人與夫接物無所不用其極能用其極則其餘不足治矣此數句必出於古語亦非傳者所能道也

嚴陵方氏曰以天地爲本則萬物皆末焉本旣得則末斯從焉故物可舉也舉言持之在我也陰陽者萬物之情以陰陽爲端則其情可探而見故情可觀也以四時爲柄則人順時之後先因時之動靜不敢辭焉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則晝之所參夜之所考各得其序焉故事可列也以月以爲量則興事造業各有數以致其能焉故功有藝也五行以爲質則代廢代興皆周而復始焉故事可復也四

靈以爲畜則人之日用者皆易致焉故飲食有由也由言人因之致用也

馬氏曰法象莫大乎天地故以爲本而陰陽日月鬼神皆天地之別也聖人作則莫不取象於此雖然聖人作則仰有法於天俯有察於地而近取於人情者禮義也禮義出於人情先王因之以爲治情之具也自天地爲本推而至於人情以爲田其爲法備其爲治詳宜有休徵以應之也故終以四靈爲畜然四靈以爲畜聖人無意於是蓋在己有以立之在物者亦順之而不敢逆也以天地爲本而曰物可舉者蓋萬物生於天地之間皆可舉而用之也天地之大端在陰陽而人情之大端亦在於陰陽喜爲陽怒爲陰以陰陽爲端則人之情可觀而見也時者當其可之謂也敬授之而勿失則事有所成故以爲柄則事可勸也日星

者示其東作西成之候而使民之興作不失其先後之序也故以爲紀月者三五而盈闕其盈不至於有餘其闕不至於不足故以爲量量者言多寡之均而無過不及之患先王之制禮必協於分藝使賢者不敢過不肖者不敢不及藝者言各當其材也鬼神在於幽其類非一而祖廟山川五祀各有守也先王因以立官設其參傳其伍使之各司其局而不敢失也五行者天地之間往來不窮終而復始故以爲質則事可復而不窮也四靈者猶爲聖人而見畜則天地之間飛潛陸走之類莫不甚多無非飲食之用也

講義曰夫萬物生息於天地之間以天地爲本則萬物雖多而無所逃故物可舉也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故凡爲善者陽之類也爲惡者陰之類也以陰陽爲

端則物情大見而可觀也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無先時而起無後時而縮故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以四時爲柄而執守之故天下之事可勸而成也

山陰陸氏曰陰陽爲端若觀其所聚觀其所感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也四時爲柄若春誦夏弦春率民耕作秋率民收斂之類日星爲紀若日在北陸而藏冰龍見而雩之類月以爲量成虧相備故功有藝極也人情得聖人以爲田故人以聖人爲與無田則孰爲養也無與則孰與居焉四靈以爲畜聖人致治以是爲終及其亂也亦以是爲終若西狩獲麟則是獸也非畜也且麟信而應禮不妄出者也春秋哀公十四年胡爲來哉飲食有由言四靈以爲畜故聖人飲食有由也如是而後享天下之大奉無愧矣是之謂有由

去

禮記集記卷五十七

十七

通志堂
士安公

廬陵胡氏曰功猶藝也藝極也春秋傳貢賦無藝鬼神以爲徒鬼神不欺人以爲與人謂民與主也民以爲主也左氏昭十三年傳云國有與主

龍泉葉氏曰人性非所治所治者其情也聖人之治以天地陰陽四時五行爲之綱目立之至公周盡物則故能深通人情之變平而治之凡人發於好惡利欲之私心激於事勢逆順之偏重者發爲邪德隱爲詖行皆其情之所宜有也雖其所以治之要不越乎理義而情之委曲聖人不一施焉有當直從者有當曲遂者有當明禁者有當預防者暢其不及裁其過甚扶其緩弱通其壅蔽其治之有時其教之有機膏潤成熟而善道備美俗一是故聖人發正於天理收功於人情如良農之善稼也五穀之報必厚矣聽而弗治長稂莠也治而弗達雜稊稗也不本其情而責

其成廢田者也如是則人豈能心服於聖人而恃之以爲
與主哉

黃氏曰飲食之禮達則天下殺害有時物無暴珍庶人無
故不食珍士燕食不兼羹載上下咸以儉奢爲恥是聖王
治定無爲之徵驗也故四靈以爲畜者因飲食有由也天
下飲食從禮故四靈爲瑞應信及豚魚禮化明備也前儒
不認由從於禮之義而解由爲用其義失矣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淪鳳
以爲畜故鳥不獠麟以爲畜故獸不狝龜以爲畜故人情不
失

鄭氏曰淪之言閃也獠狝飛走之貌也失猶去也龜北方
之靈信則至矣

孔氏曰此一經更解四靈之事謂之靈者以此四者皆有
禮記集說卷五十七

四百九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七

文

通志堂
王忠公

神靈異於他物也淪水中驚走也閃是忽有忽無魚從龍
鳥從鳳獸從麟龍鳳麟既來爲人之畜則其屬見人自不
驚而飛走也龜知人情既來應人知人情善惡故人各守
其行其情不失也上三者皆言其長來而族至此應云龜
以爲畜而甲族馴狎今獨云感信而至者與上三族相互
此言感信則上亦感仁義禮而至也案月令冬云其蟲介
則龜爲水蟲水主信故信則至水爲信則土爲知然水土
二行俱有信知

嚴陵方氏曰麟體信厚鳳知治亂龜兆吉凶龍能變化故
謂之四靈淪謂水動不淪以見魚之不驚躍也文王有靈
德以及鳥獸昆蟲故謂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至於
麇鹿濯濯白鳥嚮嚮於坳魚躍鼉鼓逢逢豈非能以之爲
畜故然邪

馬氏曰於龜又言人情不失何也蓋龜者能逆知人之情狀而善惡吉凶皆不能逃之也

龍泉葉氏曰四靈爲畜上世載之詳矣聖人盡人道之正則彼動物之傑不得翻然自遂其雄狡而一將聽命於人於是蟲魚鳥獸無不順若而人之飲食生養亦未有苟爲溫飽而不自知其所由來者故夔言鳳凰來儀周公言遺我大寶龜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言物之聽命於人也後世先王之治不可復見其所以爲治之說儒者亦失其傳反以異物之來爲善祥嘉瑞之應不度其德之厚薄而取必於異物之有無故怪異日興治象日隱如漢所稱神爵五鳳黃龍其君臣歆豔皆以爲天之報貺而已嗟夫是人反聽命於物也

長樂陳氏曰魚鱉鳥獸至於不滌不穉不狘者蓋示不必實然所以誘君子者修德而已矣

音

禮記集說卷五十七

十九

通志堂

劉良公

故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鄭氏曰皆卜筮所造置也埋牲曰瘞幣帛曰繒宣猶揚也繒或作贈

孔氏曰上旣言龜知人情故此一節言卜筮所造置之事先王聖人將有大事必秉執著龜而問吉凶言著者凡卜皆先筮故兼言之陳列祭祀謂郊廟以下皆用卜筮也瘞謂祀地埋牲也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繒之言贈也謂埋告又贈神也祝嘏有舊辭更宣揚告神也設制度謂造宮室城隍車旗之屬以上諸事旣並用卜筮故國家必有其禮國旣有禮故百官各御其事官旣有御故百事各有職至凡所行禮皆有次序也

長樂劉氏曰先王措天下如此而猶不敢以自任也於是
有猷有爲則秉於著龜求其明知於神也列於祭祀歸其
功德於祖也瘞繒宣祝達其誠信於幽也嘏辭說者示其
神靈之饗也設制度者辨上下定民志也故國無大小皆
有禮以稱之故官有所御事有所職禮有所序不相奪倫
而五禮之施五品之實徧於斯民一道德以同風俗莫非
五常之歸也

延平周氏曰著者數也數故爲筮龜者象也象故爲卜以
先王之誠心敬德固足以感天下然猶秉於著龜列於祭
祀蓋以爲吾之有爲有行莫非稟受於神明而無非事者
此國之所以有禮官之所以有御事之所以有職而禮之
所以有序者也

嚴陵方氏曰秉著龜所以決禮之疑列祭祀所以致禮之

五音品

禮記集說卷五十七

三

通志堂
劉良公

敬瘞繒所以備禮之物宣祝嘏辭說所以通禮之情設制
度所以修禮之文若是則可謂有其禮矣故繼言國有禮
也繒帛藏之於幽故言瘞辭說揚之於明故言宣建國必
設官設官必治事治事所以行禮故其序如此然上言國
有禮則禮之體也下言禮有序則禮之用也

山陰陸氏曰幽言瘞繒顯言宣祝嘏辭說不責不備也鄭
氏謂埋牲曰瘞幣帛曰繒失之矣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
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饋鬼神
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
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鄭氏曰患禮不達患下不信也祭帝於郊以下所以達禮
於下也教民尊神慎居處也宗宗人也瞽樂人也侑四輔

也

孔氏曰此一節為上並用卜筮民下猶未見信先王患之故更為下諸事使達下也天子至尊而猶祭於郊以行臣禮而事天是欲使嚴上之禮達於下天高在上故云定天位也至尊而猶自祭社是欲使報恩之禮達於下也地出財故云列地利也王在宗廟以子禮事尸是欲使仁義之教達於下也王自祭山川是欲使儉敬鬼神之教達於下也王自祭五祀是欲使本事之教達於下也五祀是制度故云本事也此明因事鬼神使禮達於下鄭註教民尊神是也宗祀以下明因委於人使禮達於下也王在宗廟則委於宗祀在朝職事則委任三公在學乞言則受之三老若王弔臨則前委於巫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既言前巫故云後史也卜筮王決疑瞽是樂人王和侑是四輔即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皆侑勸人君為善典規諫者示不自專故並置左右宗祀以下鄭註慎居處是也既祭祀尊神及委任得人故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之道也

長樂劉氏曰祭帝於郊也天位由之而定民不敢慢於其上矣祀社於國也生物享其報而民不敢慢於其神矣祖廟有祀也受祖有其德而民不敢慢於其人矣山川有祀也報功有其秩而民不敢僭於其禮矣故宗祀在廟者執祭祀之禮雖鬼神之大不可得以亂之也三公在朝者執上下之禮雖君上之尊不可得以踰之也三老在學者執人倫之禮雖異數之隆不可得以變之也王前巫者辟除其心之疑慮也後史者臨正其行之敬傾也卜筮瞽皆在左右者防其言動之有失也夫如是也何為哉欲王之中心無為也無為矣而曰以守至正者何謂也中心不為

於意慮則寂然而不動是人之正性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以爲禮之行常在於人之所畏敬而人之所畏敬者在於天地鬼神故於其所畏敬而寓之以法則此禮所以達上下也夫惟禮之達於上下則君人有以安於上故宗祝在廟足以講禮正法三公在朝足以論道經邦三老在學足以乞言憲行前巫所以却不良後史所以書言動卜筮在左所以決疑謀瞽師在右所以防非志凡此皆人之侑輔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已矣

嚴陵方氏曰禮之始也則自天子出禮之終也則與民由之與民由之然後禮達而分定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則必有以爲之教者然教必以祭祀爲王者以神道設之使民知畏敬故也天則遠人而尊故祭帝於郊地則近人而親故祀社於國郊謂郊之南南者陽之盛故曰所以定天位國謂國之右右者陰之盛故曰所以列地利定天位則天下達於尊卑之禮矣列地利則天下達於旒報之禮矣且位以祭之所言也利以祭之物言也位欲其一故言定物欲其陳故言列天神曰祀地示曰祭而此於天曰祭者郊所以明天道故也於地曰祀者社所以神地道故也仁以立人道而人本乎祖故曰祖廟所以本仁也如是則天下達於親疎之禮矣我爲祭主於內而山川之鬼神在外固有賓道故曰所以饋鬼神也如是則天下達於興作之禮矣五祀出於五行而五行各因時以用事焉故曰所以本事也如是則天下達於制度之禮矣然於帝於社止言祭祀則祖廟而下皆主祭祀可知也廟者神之所存而宗祝所以事神故在廟朝者政之所出而三公所以共政故在朝學者教之所寓而三老所以奉教故在學不祥却

於未然故前巫言行紀於已然故後史卜以知象蓋以知
數譬以典樂侑謂侑食左右前後皆得其人則王非特外
之無爲也中心亦至守正夫天下之動正乎一而止苟非
以至正爲守則天下之動莫之能正雖欲無爲也其可得
乎以玉藻考之史有左右而此乃言後史者對前巫言之
則爲後而後自分左右故也以膳夫考之王日一舉以樂
侑食則知此言譬言其人侑言其事爾

馬氏曰天位乎上而生時不窮聖人祭天於圜丘所以嚴
上也故曰定天位地位乎下而生財不巳聖人祭地於方
丘所以因下也故曰列地利祖廟遠則殺之所以示其義
近則隆之所以示其仁離而言之則有仁義之別合而言
之皆所以親親仁也故祖廟所以本仁禮器所謂宗廟之
祭仁之至者其意同也山者地之高川者地之深而皆有

典作之功有鬼神以助其幽故所以儼鬼神五祀者中雷
戶竈門行制度所出亦治天下之事也自郊社推而至於
五祀皆所以達於下者也以一人之身不能達於天下必
寄於羣材然後能如此以至於無爲而治也故繼之以宗
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既曰中心無爲又曰以守至
正何也蓋人之情安久則逸逸久則亂故中心無爲而繼
之以守至正然後能守其無爲之道也

龍泉葉氏曰禮之理顯而事隱禮之理可極而事難名故
先王非以禮之不備於其身爲憂而以禮之不達於其下
爲患也夫禮者聖人以爲因我之所設而後明耳故天位
未嘗不定也必祭帝而後定地利未嘗不列也必祀社而
後列廟吾之所爲祖而曰此仁之本也山川效地之俯仰
而已嚴而奉之以儼於鬼神也居處器服切於人而已本

其事之所由起尊而先之曰有神之所爲也廟有宗祝朝有三公學有三老巫前史後卜筮瞽侑皆在左右濟濟然秩秩然森然凜然有觀有聽有效有法而王不自見其所爲也凡其爲此者皆以達夫禮也故百神受職百貨可極孝慈服正法則而禮誠達矣義之修禮之藏其器數各物反復委曲不可窮盡也不然則夫薄禮者之論以爲天本高地本厚日月本明萬物與人未嘗不自然而聖人者烏用是區區其間哉況夫俗靡事弊而極究於敲扑趨走之不給則先王之所以達禮於天下之具是誠有所不能識者矣然則禮之所以本所以分所以轉變者何從知之狗今而忘禮不可也徒誦古之言禮者樂而味之而不考於今之何以合何以不合不可也

江陵項氏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之位聖

王豈溺於淫瞽者哉誠見夫顯微之無間天人之合一視聽言動之變即風雨寒煥之源故考驗占察如此其密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之謂也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譏厲王之不能察也

延平周氏曰瞽言其人侑言其理先言宗祝立於禮也終言瞽侑成於樂也

建安真氏曰古之所以衆建忠賢森列左右者皆以正人君之心也在朝則有三公焉所謂道之教訓傳之德義保其身體者也在學則有三老焉所謂憲德乞言者也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矇之叟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以引以翼有孝有德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故王中心它無所爲惟守至正而已後世人主所親者

誓御近習所說者淫聲美色狐媚蠱惑者千態萬貌雖欲無邪其可得乎此君德所以不如古也

蔣氏曰聖人惟能定天下之禮而後可以辨天下之職天下之職既辨則一己之職亦不勞而自舉此王者所以倦倦於禮以御斯世也蓋禮有大有小則職亦有尊有卑方其祭帝於郊就陽以定天位祀社於國答陰以列地利祖廟崇報反之仁山川饋遠近之職五祀彰不一之事大者不得以兼乎小小者不得以干乎大義有所由生文有所由寓此其禮一定而不易者也夫惟禮之大小一定不易故設官崇卑亦各有攸司而不相亂坐乎朝者議不及乎未尊乎學者職不關乎細宗祝在廟儀文是掌弗及乎大事也巫史前後卜瞽左右彼特以問吉凶職聰察司辭說而弗與乎大本也夫是以上而總化原者有其人至於侍

通志堂

禮記集說卷五十一

三

通志堂

御僕從罔有弗正故一人中心無爲於上而治道以立乃若官職廢闕典禮隳壞天下正人直士既不得尊於朝禮於學則下而宗祝工師之徒亦不得盡其才效其藝昔者孔門記晚周之時太師摯適齊以下傷魯之不用人也若是則宗祝安得在廟卜筮瞽侑安得在左右或用人不當其位如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無非可以承事王者之人則碩人侯侯公庭萬舞如簡兮之刺則三公安得在朝三老安得在學然則王者欲守至正以御天下必如古聖人之定禮分職而後可以收無爲之治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鄭氏曰言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

貨金玉之屬脩猶飾也藏若其城郭然
孔氏曰此一節論上文禮既達於下有功而見徵應百神
天之羣神也王者郊天備禮則星辰不忒故云受職祀社
盡禮則五穀豐稔金玉露形盡為國家之用故云可極祭
廟盡禮而天下皆服行孝慈祭五祀以禮而天下法則各
得其正不言山川興作者法則之事包之也祭在上諸神
是義之脩飾禮之府藏也

長樂陳氏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者以其大報天而
百神莫不與之也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者以其五土
之宜百物資之以生也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者以其
有祀以告人之孝而有報以告神之慈也禮行於五祀而
正法則焉者以其有制以正法有度以正則也言郊社祖
廟五祀而不及山川者以社言百貨可極則兼之也夫義
則有宜禮則有體務其宜以歸其體然後五者之教全矣
故曰義之脩禮之藏也

嚴陵方氏曰受職言各受其職而有守也可極言各盡其
利而無遺也正法則者以制度之所在故各得其法則之
正也其行於始也祭帝於郊而已故終至於禮行於郊焉
其始也祀社於國而已故終至於禮行於社焉固其序也
推之於祖廟五祀其義亦若是爾

廬陵胡氏曰百神如詩云懷柔百神鄭指星辰大泥禮藏
於郊社天地之中

四明沈氏曰自郊至五祀皆言禮行正孟子不誠未有能
動者也不是說行禮我與神為二不可謂之行無所往而
不感通此之謂行聖人之誠足以感神而無間故無往而
不得其所欲

宓氏曰義者理也禮者文也義者內也禮者外也人之於禮始也見其禮而未知其所以爲義謂之禮脩而義藏可也故曰義而不自知亦猶假筌以求魚魚得而忘筌因蹄以獲兔兔得而忘蹄故曰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蔣氏曰郊社祖廟山川五祀之義禮運一篇蓋累累言之大旨則同至此則曰百神受職曰百貨可極曰孝慈服曰正法則備言聖人爲禮之效也謂之義脩而禮藏則聖人因義以起禮因禮以辨義禮義之爲說實相表裏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五十七

三七

通志

以力

